

全  
邊  
略  
記

全邊略記卷之四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陝西延綏略

固原在內

洪武元年四月大將軍達徐副將軍友德傅旣平河

南乘勝克陝州直抵潼關攻李思齊之營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克華州馮勝請于達曰潼關三秦門戶也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爲戍達遂命都督郭興統張龍于光等守之元將王左丞來攻之大敗不敢復窺潼關矣二年春大將軍達兵

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造浮橋。攻西安府。營大陣于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屬迎降。遂進鳳翔。初思齊之奔鳳翔也。

高帝以書諭之。略曰。前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豈以小嫌介意。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爲我有。向

欲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必深入沙漠。胡或固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也。中原相從之衆。或不樂居。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且足下本汝南墳墓所在。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入吐蕃。思齊惑之。遂奔臨洮。諸將議師所向。咸曰。張思道之才。遜李思齊。而慶陽易於臨洮。

欲先取之。然後從隴西而下。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民足脩戰鬪。其地產足供軍儲。大兵感之。思齊束手矣。臨洮旣克。他郡自下。遂克隴州。秦州。鞏昌。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聞之。亦以慶陽降。顧時戴德攻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入見。上嘉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夏大將軍進征平涼。良臣復叛。達徑至涇州。良臣挑戰。擊敗之。大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爲良臣聲援。

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達  
徐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  
兵控扼馮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  
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友德傳薛顯帥兵駐靈州。賓正  
守邠州。葉國禎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州。勝  
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  
兵精可據。又以其兄思道王保保即擴廓帖木為聲  
援。賀宗哲等為羽翼。姚暉等為爪牙。故欲拒守以圖  
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

援王保保。援兵又爲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嚙之。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八月。達勒兵進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并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皆北遁。遣薛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十二月。王保保探我之旋師也。復襲蘭州。守將張溫挫其鋒。遲明敵益圍城數重。溫堅壁不與戰。鞏昌于光援之。至馬蘭灘。猝遇虜被執。挾至城下。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公等堅守。大將軍行至矣。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

固賊不利。尋引去。三年議征沙漠。命大將軍達出陝西。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衆八萬。斬首二千級。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力戰死于五郎口。右丞胡德濟失利。大將軍斬其部下數人。械德濟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宥之。達遣鄧愈招諭土蕃。而自將取慶元。復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叅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爲先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略陽。擒平章蔡琳。遂入汧州。令指揮金興旺、張龍分領一軍。繇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知



院劉慶祚以城降。達還軍西安。留龍興旺守焉。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仁者不矜其功。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乏仁寡智。雖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七月。僞夏吳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却之。面中六矢。力疾戰斬。

數百級。領軍入保。而間道走寶雞乞援。大將軍得報。令友德傳夜襲木槽關。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大驚。遂夜遁。八月大將軍率征土蕃克河州。招諭土蕃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於是河州以西甘朶烏思藏等部來歸甚衆。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詔建諸王府。封第二子棟爲秦王大將軍。旣還京。四年春命馮勝往陝西修繕諸城池。越年自甘肅還。六年臨淮侯德康師駐陝西出寨外敗。

虜于二岔擒僞樞副失刺空等七十餘人再出戰于  
亥刺河斬首六百擒僞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八月  
詔西番土番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  
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  
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其朶衛二都指揮使司自  
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三十三以官  
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  
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誥命  
領其人民間歲朝貢蘭州八里麻民國買酌反詔

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往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夜斬二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刃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獲牛馬給之。八年初。上以西蕃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內使趙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值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蕃諸部落皆以馬來。

售九年吐蕃取都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  
命衛國公愈鄧爲征西將軍都督英沐副之。往討其  
罪。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斬首無筭。俘男女萬口。馬  
羊牛十三萬。置城東籠山南。置洮州衛。十二年二月  
遣使勅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  
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今諸將  
已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卽率師從洮州鐵城  
取道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山西之軍。卽令  
還衛。洮州猶宜擇人守之。十七年戶部奏潼關衛儲

米五十二萬四千二百七十二石。運貯西倉鳳翔衛  
儲米十四萬六千四百石。運貯華昌倉。俱可給三年  
者。耿炳文奏。陝西所屬二十四衛馬步軍一十四萬  
四千九百九十一人。馬八千三百七十二匹。宣德元  
年三月。按察僉事饒安奏。寧夏甘肅重兵遠戍。供餉  
民力甚難。考其地皆極肥饒。官軍且耕且守。最爲良  
法。

太宗皇帝嘗命勘覆其田。十不得一。雖已屯種。不足  
於用。若令廉幹大臣。往同掌兵者。勘覆之分。給諸軍。

更番下屯課其實効。仍禁官豪婪要之家。釐其侵隱。則地無遺利。軍有餘食。可省轉輸之勞。上嘉納之。六年二月。河州都督劉昭奏。今烏思藏等使臣往來。多用車牛。缺茶買辦。乞令四川運茶三十萬觔。分貯河州三茶司。以備支。上諭行在戶部。臣曰。四川民貧。近茶課多不足。今欲運茶三十萬觔。民不堪命。但令近河州軍衛有司官帑所貯貨物。從昭用以易牛。庶幾甦蜀。七年五月。上諭兵部侍郎王驥曰。北邊防最切。必須處置得宜。昨觀所進軍數。如延安慶陽。

諸衛近寧夏者皆往戍甘州臨洮鞏昌蘭州諸衛近  
甘州者皆戍寧夏舍近趨遠勞費實多又肅州鎮番  
西寧秦州皆臨極邊當自爲守亦分戍他所乃別調  
官軍戍其地此於人情皆非便爾同成國公勇朱計  
議務在得宜勇等議以延安慶陽平涼鞏昌四衛及  
西安前後左三衛官軍戍于寧夏而漢中鳳翔金州  
三衛所去寧夏遠矣皆應遣還而於寧夏中護衛撥  
捕總計一萬一千七百餘人以寧羗蘭州秦州臨洮  
鞏昌山丹永昌涼州莊浪及甘州左右前後五衛官



軍戍于甘州。通計九千八百七十餘人。肅州鎮番西寧秦州衛禮店千戶所。去甘州遠者皆遣還。從之。陝西布政王敏疏曰。陝今年田穀少而邊餉遙邇者。市馬。驢。畜物。民甚勞。今又買馬給行司。民實不堪。且民馬之良者。多以易糧給邊矣。所遺牝馬。駑甚。所遺駒。穉甚。悉不堪。請以苑寺之畜。及行都二司屬之畜。便上可。其奏罷買馬之令。正統初。發遣陝西軍之操脩京營者。准英國公輔張議。綏德延安慶陽平涼秦州五衛。最爲切邊。遣還各守其地。腹裏者仍舊踐更。

焉。岷州千戶蘇玘奏本所額旗千一百二十名先請  
廿繼調涼。除屯者而城守十之二。且岷隘五十外薄  
西番。乞照洪武例。一分屯田。九分守城。緩急無虞也。  
從之。都督鄭銘奏陝地界于東勝及察。腦兒沙漢  
相接。洮岷亦臨絕塞。番族叛服不常。衛卒恒被別誚。  
瓦剌耽歡。比諸胡特盛。乞訪驍勇通藝之人。蜀緇給  
廩。其輩昌迭列孫地。止賴黃河爲之限。更戍祇爲煩  
勞。乞改其巡司爲衛。屯之邊境永安。上行之。兵備  
曹翼奏瓦剌差遣使臣。無他探我耳。頃聞其說哈密。

一路已通。莫若將前後夷使發回本國。禮部覆以爲可。五年督同鄭銘奏西安府倉貯二十二萬四千九百六十石。河南等郡所輸綿布二十五萬。倉庾不足。恐其浥爛。請增其厰。時邊儲之充溢如此。初都御陳鑑下令延綏各邊採刈秋青。而各堡執稱沙漠無草。叅政許資奏曰。此都督王禎意也。勒民庇軍。當治其罪。禎亦抗奏鑑。移寨損草。瘦馬諸情。上命都御王鼎勘之。鼎報曰。移神木縣于平川。移楊家寨于縣西五十里。取延安綏德衛丁屯田于塞堡。而量納草束。

塞外草實茂。宜令採之。不足則益以延安之民草。二十萬。襪不得以馬瘦爲禍端。從之。陝叅政年富奏都司行都司歲供一百八十五萬一千四百餘石。則全陝入額。僅餘四萬而已。兵官不籌盈虛。增加無已。乞汰冗減。驚制一定之規。報曰可。九年。巡按程憲言虜犯延綏。守備李禎追于單寨兒梁。射中虜一人。官軍被殺五千餘人。餘軍爭棄甲曳兵。匍伏乞命。虜遂不殺。褫其衣。縱之裸而還。虜熟于計。示以生路。弛其死心。往往致敗。將領不得其人耳。都撫陳鑑報比得瓦

刺報也。先僞授沙州罕東赤斤蒙古三衛喃哥等爲平章之職。更置甘肅行省名號。邀結夷心。爲患邊境。上命選智勇慣于戰者。往蘭縣脩之。其軍馬姑勿增。班兵姑勿催。調景泰元年。鎮守徐亨奏曰。都督王禕棄其所守堡寨。移于腹裏葭綏二州。擅也。所棄地。慮爲虜擄。乞削禕銜。返其守地。勅禕春入冬出。偏執不宥。禕乃奏寇來。臣等移民入腹。都御史王文韓福。乃禁止之。以致山城清平巴門。多爲虜殺。宜治文福失機之罪。下部兩議之。帝曰。且兩不問。二年。命

修陝西平涼府固原州廢城。調西安等衛官軍戍之。從平涼太守張鏞之請也。固原本羌戎故地。秦闢壤爲隴西郡。國朝混一寰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十有三。以綏吏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轉三千六百餘里。蓋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游。然黃河積環於後。嶓冢嘉陵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陽疊川之隔。禦虜在原。而有金城烏蘭之壯。偉哉山河之固。經制之脩。已天順元年。徐亨奏賊近寇。靖虜入楚府馬營大掠。本府

牧軍二千。何不令之習戰。靖虜衛中給器。亦足協脩。從之。禮部奏灌頂國頗贊善。王班丹堅挫等言。守護邊方盜賊寧息。累遣使臣入貢求食茶。坐船廩給。未蒙允賜。近日達賊累寄書相誘爲惡。臣不肯從。臣難禁阻。切惟班丹堅剉。葛爾小夷。僻處遐壤。朝廷厚恩。封以王號。政宜敬修臣職。撫化番夷。乃敢蔑禮肆狂。結連醜虜。請移秦蜀吏。整飭邊脩。防其奸宄。仍賜勅開諭禍福。俾安守禮法。毋聽誘惑。從之。天順三年。達賊七千犯高家堡。延帥楊信擊敗之。斬首七十。

二級。獻俘京師。六年侍郎白圭副都王竑分兵巡邊。圭遇賊于棗園固原川。竑遇賊于紅崖子。各小有所斬者四五級。去年冬因西警至。上命安遠侯溥。佩將軍印趨涼州。武平伯友充陳遊擊巡徼其間。副總兵馮宗統京營內衛。趨蘭縣內官張溫監軍。七年春總兵梁瑄奏河水開矣。孛來遁矣。請撤諸軍還報。可。成化初延綏西路將房能奏臣所守白洛城塞門堡在偏南遠看得白洛城北地名輓營塞門堡北地名榆林。依據險阻。水草便利。又與大兔鶻龍州邊堡。



接徑端直。斥埃聯絡。易爲應援。可將安定縣守官軍。百名。併于白洛。操守爲宜。綏帥張傑上方略曰。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三營堡。有險可守。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頓兵不過一二百人。勢孤兵弱。遠兵猝難應援。府谷縣境極臨東邊。西距諸營八百餘里。師來寇去。勞敝無功。可選諸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統馭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則歷疆遇警。則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

裏相去不止數程。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境必徑邊  
堡而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慶。其鄜慶所屯  
防秋軍士二千餘人。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從  
之。紀功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  
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  
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  
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  
梅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寧夏副總兵  
黃巨鑑奏。伏偏頭關東勝州。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

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山。大石。腦兒。鹺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至寧夏黑山。背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十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以府谷堡移柴關故城等處。孤山東村二堡移野蘆州。神木堡移楊家城。栢林高家二堡移石落澗。雙堡移直溪灘。榆林城移穰林。白澗灘。響水波羅二堡移白土窯。土門堡移白臘峯。

入兎鵲堡移濫柴開龍州城移北城塞門堡移古窯  
清邊營移剌河寧塞營移察罕腦兒等處直與安邊  
定邊相對當時守土者亦以徒置煩勞已之二策不  
行至今貽患其一自偏頭關邊墩河西一顆樹至寧  
夏黑山東西止七百餘里共立十三城堡則延慶二  
十六堡寧夏河東二府偏頭關河邊七墩又沿邊墩  
臺俱爲內地其二十七堡戍兵併入十三城堡仍各  
分守共計戍兵三萬六千有奇則七百里之地雖曰  
平湯易於偵望不難守矣其一則以府谷至寧塞十

六堡移置故城。至察罕腦兒一路併作二十堡止。是營堡營堡端直墩臺給繹所移城堡之數。則與一顆樹一路相等。其延綏西路安邊定邊二營與夏河東四堡偏頭關七堡仍用不移。然未如一顆樹一路則併寧夏東路與偏頭關河邊營堡俱包括之矣。上曰。琚言有據。其議以聞。陝撫項忠奏。比者兵部以套虜將犯。擬調陝西諸衛并延綏之民兵分守榆林鄜慶諸堡。臣忠計之所統兵少。彼已不敵。都督趙英位望不及。難以馭之。部議官軍三萬二千有餘。不可爲不

多矣大學士賢

李

以爲河套非可聽爲虜巢者今毛

里孩出沒不常我方集而彼已散我方撤而彼又來  
良以我兵威之未振也不一勞者不永逸其令兵部  
博訪廣儲于塞內期以明春大搜之

上曰然召大

同帥彰武伯信

楊

還京信舊在綏知地利也延守臣

報虜衆可二萬五路入境

制諭彰武伯信佩平虜

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趙勝統精步萬人副之馬萬

二千五百神鎗千神石百以往安遠戍教讀戴仲衡

上言京兵狃于優養難以成功邊兵生長沙漠艱苦

倘嘗可厚資以作其銳。岷洮河州富有土達土人。簡其壯擇其尤驍者必樂矣。延綏迤北裂風震蕩沙石。簌楊積爲坡阜。馳者多陷。今不須泥于綏也。東于榆林西于花馬。察捷而行多荷柅木爲之衛。上命仲衡隨信郎中楊琚奏曰。各邊殺賊官軍遇有生擒斬首多爲管隊官旗詭爲已功。亦有俟於中途。見有虜首以財挾買不從。則恃衆強奪者。亦有荷將領之勢。挾取他人功次以爲已有者。亦有將領見部下獲有二功。欺取其一以惠所親者。如此之弊不可縷數。

上亟革之。兵書王復奏延寧甘涼之脩。曰東自黃河  
府谷西至定邊營。接于花池。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  
在腹裏。而境外臨邊。無有屏障。緣有舊城堡二十五  
處。或出或入。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五  
六十屯。操反居內。耕牧多在外。賊聲倉卒。比及調策。  
已擄已出。及西南直抵慶陽。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  
接。其北面延邊。一帶墩臺稀濶。難以瞭望。臣等計議。  
臨邊府谷等一十九堡。必須增置。那移庶爲易守。今  
聲息稍寧。先行摘發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從



事版鍾。將府谷堡移出。芑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  
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兔鵲  
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移出。甄營兒。塞門堡。移出。務  
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甚利便。內高家  
堡。至雙山堡。雙山至榆林城。寧塞營。至安邊營。安邊  
至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交界地。所名崖寺子。三  
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  
量摘官軍哨之。又於安邊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通。  
共二十四座。連接于慶陽。定邊起。每二十里築墩臺

一。共十座。接連于環縣。俱於附近量撥。賸之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空遠者。各添一共二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牆。必須高深足遮賊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容烽火。相接而人知防避。營堡聯絡。聲勢相倚。可以遙振軍威。詔悉允。後府谷移于清水。則盧祥奏也。二年。總兵楊信奏。毛里孩雖暫遁。復藏套中。請更益軍十萬。以春從征。而會昌侯繼宗。孫等僉同。勅大同帥沈煜。宣府帥楊彪。各領五千。偏關馮慶一千。寧夏帥吳琮二千。陝守臣任壽一千。

盡赴信。而各選神機營軍分戍宣大間。三年虜聲寇大同。山西撫李侃慮之。請以楊信搜套之兵移布朔代以備。廷臣雜議。毛里孩假和好以緩師。旋擁衆以壓境。梟獍之心實未可測。請大益兵。乃勅撫寧侯永朱佩平朔將軍印充總兵。而都督劉聚鮑政叅之。率官軍二萬以往。其京營士馬整擗十五萬聽策。毋得因循舊習。虧損國威。不爾宥。三年尚書王復奏禦虜之藉地險也。宣大甘寧皆有高山大川。延綏境外亦有黃河千六百里天險也。洪武間東勝迤西斤

堠遺址宛然。永樂初殘胡遠遁。始移入延綏。棄河不  
守。東府谷西定邊紆里二千。班師之後。賊來何支。宜  
于高家龍川增城設將。以鄜慶土兵慶陽兗軍充之。  
留回軍之械。以少監秦剛掌之。其鞏昌臨洮之舍。餘  
李均等連雲棧青陽驛之站軍姜廸等。原非正軍。而  
與正軍一體差操。及其逃亡一例勾補。誠有不堪各  
宜退回。免其赴調。而于丁多之家選之。乃當。詔曰。  
可。四年二月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城官  
軍計之失利。朝廷逮繫陳介仕壽吳琮劉清馮傑。

等俱赴京師下獄。國初殘元平涼萬戶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而姦利。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比從意。乘時劫掠。藏逋逃。張把腰事覺。上司捕之急。會叅將劉清守備馬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衆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千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太潰。遠近

震駭事聞。朝廷命陝西巡撫陳介總兵寧遠伯璫

任寧夏總兵廣義伯琮。吳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

愷各統所部會計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趨石城。賊佯納降。軍士勞困。饑渴爲賊所襲。官軍遂敗。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介欲自裁不果。時命項忠馬文升督軍。劉玉充總兵官。夏正劉清爲副。太監劉祥監軍。五萬居固原。分兵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羗伯毛忠恃勇自領銳卒。背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死。

我軍遽退。項忠卽斬一千戶以徇。衆乃稍定。馬文升領兵曰。勝敗常也。語所遣使報言。賊當平。長安聞毛忠敗。益駭懼。兵尚書程信等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師至。卽以師據賊水草道。於其傍近地。賊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益困。朝

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忠兵。卽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內閣時彭知賊可殲。嫌其張皇。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急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因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



賊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兵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耳。時廷臣羣然以爲止軍。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掩捕芻汲者。賊大艱。人馬多死。我軍圍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至見勢不可爲。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慰勞之。懸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狸許諾。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

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廿餘陣。雖矢石如雨。略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詔發陝西預備倉以賑民饑。都御史馬文升徐廷章主之。給事程萬里言。初安土達于寧甘。種類蕃息。滿四等

據險嘯聚。慮生他變。乞選大臣。諭詔土達。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歡動其心。毛里孩絕貢。窺邊宜擇精騎三萬。徑擣其壘。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之衆。我今及其未發。早爲之所。部議撫卹土達。請起致仕尚書王竑。密切防範。而勿居其名。毛里孩尚未犯邊。無故興師沙漠。勝負之形未覺。萬全。上是其議。五年。總督項忠奏。固原千里。水草豐茂。蓄牧蕃多。生熟虜夾之。而千戶僅一所。是以滿四陸。梁禦之者。孤州北有西安廢城。每虜所驅。宜立

一所。楚軍之逃者。清得三千。寄操西安。乞分益于此。地部覆如其畫。巡按江孟綸奏。岷州番寇縱橫茶毒。頃令衛揮后參與其弟通。深入開諭。其生番忍藏。占藏。劄工三十餘簇。一百六十餘人。熟番栗林等一十四簇。九十一人。轉相告語。悔過來歸。歸我。擄人辦我。通。畝。宰牛設誓。不敢再犯。已令副使李岷從宜賞勞。諭以朝廷恩威。皆歡躍而去。惟祿園一簇。逆重不服。部言番性無恒。朝從暮叛。向化者綏。犯順者捕。上可之。巡撫馬文升疏曰。洮岷二州。番簇寇路。塞隘。

空濶。白晝。邀劫官旗。坐是左降。殆盡。請築修寨堡五十餘所。從之。延撫都御史王銳乞濟師。勅都御史王越總制兩遊擊之兵。爲挫套也。六年。兵書白圭上春防曰。虜去冬乘兵復潛于套。其高山花池。芻秣未繼。宜令司農給之二萬支。半年以上費。以佐邊匱。乞勅楊信邀擊以挫之。巡按鄭已奏。裕民強兵之務。曰。臨鞏甘涼之民。去者踰半。遺糧多。勾于見業。宜令見在者。出本等。逃徙者。豁所遺。庶民居康裕。流民來歸。若夫兵者。衣糧之弱支。駢于強支。已自失平。加以

屯步在野牧騎在場警來弱應每不支矣宜令強禦  
虜弱以耕牧爲雙得之總兵房能畱宣大之統軍以  
捕西安之缺者部議王越所統軍已畱矣西安諸衛  
逃者近八萬摘于蘭靖慶者亦萬五千近而調則易  
宜付之于白玉三月兵部奏北虜阿羅出誘朵顏三  
衛寇延慶阿羅出者與開原王幹失帖木兒隙以河  
自阻以套自潛而又糾孛羅乃王憑巢互聲門庭之  
寇也巡撫馬文升奏榆林邊城控關中之管籥近者  
恃調助警及調集而警已祛今之計惟練兵豐財足

食據險燎荒四事。倭則虜必懾。沿邊複崖深澗。賊來必繇大川。宋人禦夏。俱築于川口。乞尋故跡。以時修之。延慶二郡土兵。畱之本城。實其腹。上曰。所陳練兵。誠爲有理。燒荒不盡。如法究之。都督白玉奏記。延綏東西二千餘里。接于察罕腦兒。斷頭山最害。以咸陽潼關南陽。摘調更番來往失常。竊見榆林城安邊營神木縣地廣土饒。宜立一衛。取全伍于延慶。而雜之以刑徒。令其肅肅。邊軍強弱不齊。見窺于賊。宜于其中。精簡膂力過人。技擊嫻習者二萬。命之曰遊舉。

武臣能者提之。假以生殺之權。分置三路。利用禦寇。其甘寧之操。邊者累選于西安等。父子兄弟相繼。戍遠數償官馬。歲歲治裝。樂秋不飽。逃亡千計。請如京軍例。原衛仍支糧。月一石。或復其餘丁之身。馬斃別有以區之。斯乃可勸。延慶兩郡所屬。環合和葭保安。居散致寇。合水之白豹等州。鐵邊德靖金湯諸處。遺址宛然。乞令三司親履。三郵築新修舊。羣氓有保聚之固矣。詔可。其奏馬文升奏甘涼以堅壁清野勝寧夏以恃山阻河勝惟榆林最要。而驅虜獨費。非有



十數年之積。弗能勁厚也。下戶部議。秦中歲額。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筭所支餘者。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六石。兼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需。不勞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都御史王越等。議上勦賊遣將事宜。左副總劉玉。西路將錢亮。統騎步五千五百軍於安邊營。右副總劉聚。統騎步三千五百軍於高家堡。大同遊擊范瑾。統三千五百軍於神木堡。宣府遊擊許寧。統四千軍於龍州城。都督白玉。統民兵二千五百軍於懷遠堡。都揮

李讓統一千軍於清平堡。叅將周海統二千五百軍於定邊路。將神英都指揮王宣指揮李勇統一千五百軍於鎮羌堡。指揮陳雲領神機一千三百軍於平夷堡。都指揮康永領一千軍於雙山堡。副總兵林盛統寧夏五千軍於威武鎮。靖清平寧塞諸堡。叅將白全統甘涼莊浪四千軍於波羅安邊靖邊諸營堡。都僉王璽統代偏二千軍於孤山栢林清水諸營堡。臣越同太監傅恭顧恒撫寧侯永統騎步兵一萬二千有奇軍於榆林。六月加廷綬征進馬草五十萬束及

太倉折草五萬兩於軍前。其馬臨征時許日加料一升。守則如舊。從餉郎萬翼請以時方命將也。總兵官朱永奏賊萬餘自雙山堡分爲五路。往南深入。臣等會太監傅恭居中調度。都御史王銳固守城池。永與太監顧恒都御史王越督同太監秦剛署都督房能率京營宣大軍增調康永等往截賊之西路。通調范瑾神英劉聚等兵往據賊之東路。晡時會雙山堡翼日孫越等至開荒舖。遇賊迎戰。先僅二千餘騎。後乃倍之。官軍下馬列陣。旣而蔡瑄等兵繼之。俱嚴陣以

待。間一虜酋耀甲策馬。揮衆來突。我併戰十餘合。楊琳自東山黑屹塔柯忠自西白馬廟竝至。鏖戰二十餘合。賊少卻。我乘勝馳之。殺傷甚衆。賊遂潰。追至四口川。賊復登山聚敵。我直擣其前。敗之。遺棄所掠蔽。滿川野。又追至牛家寨。正遇吳瓚兵。賊見我兵少。分三面攻圍。馬儀自張家山李鎬自麻莊山至。併力進戰。十餘合。滕瑾亦至。戰又數合。劉聚范瑾督神英等兵。分據南山夾攻。殺傷甚衆。就陣奪旗號。拐子喇叭賊遂奔遁。從新市溝尋路出境。劉聚等自爛泥河臣。

等自張家川分道追出境外。日暮收兵。前後生擒賊三名。斬首一百六。獲賊馬一千六十二。射死賊馬二百八十一。騾七十六。鎧甲弓矢器械等物七千二百六十四。旗號一纓。頭拐子二木。喇叭四。奪還牛羊等畜七千有奇。審知虜酋阿羅出爲流矢中傷。脫身而遁。餘賊號哭散走。邊城老稚歡呼。稱捷奏至。上命陞奏捷者一級。賜勅獎勞。八月。命延綏征進諸將分兵就糧。范瑾駐東路神木等堡。許寧統駐西路龍州等堡。餘兵三千駐中路林盛各還黃河七堡。花馬池。

甘涼莊浪馬隊兵畱環慶。白玉還陝西原操。蔡瑄王  
璽張翊俱充遊擊將軍。瑄統於延綏。璽統於黃河七  
堡。翊統於花馬池。延綏總兵房能疾選將代之。從都  
御史王越等議也。餉郎萬翼所奏對界之外。障卒出  
而耕牧。開其沃地。使賊因糧于我者。宜禁。山東逋民  
棲于神木葭州。審籍復業。願編伍者。宜聽。邊將以損  
兵爲失機。寇至率嬰城閉匿者。宜禁。舊制以奮勇當  
先者爲奇功。斬級者次之。近則一例授賞者。宜革。部  
依所擬。七年兵尚白圭奏陝西近年毛里孩滿四阿

羅出等相繼毒痛而出師所至。供具輒乏。班師未幾。致寇如故。守臣負昧良圖。宜加警寃。上馳勅切責之。以秦剛王銳。年久廢馳。還京遣代。後與房能俱下。于理。巡按劉誠奏。陝自有軍。如臨鞏七郡土壯。共二萬之數。今緩三邊之操。而急京營之練。守臣顧糜祿哉。非有大寇。不應大調。第士壯雖二萬。馬僅千騎。宜收滿四之脇從。及高橋之土達。勿爲虜誘。補以番馬。統馭得人。卽勁旅也。部酌行之。餉司谷琰奏。歲歉兵興。轉輸不已。饑僅供億。費百萬計。凱旅之後。民力少。

紆狼子野心。烏合別部。調師久駐。士悉思歸。芻糗之  
徵。車載險途。易爲肩背。百姓怨咨。暴師萬里。老羸賸  
然。虜以馬瘦方散。何不休息。少蘇從之。朱永亦以爲  
言。乞還官軍。以養銳氣。詔畱其帥而還其軍。巡撫  
馬文升奏。洪永間。天下武衛各有孳牧馬。歲久姦滋。  
遂致隱沒。宜按所司追之。胡兵利平野。漢兵利險阻。  
榆林曠矣。環慶重山複嶺。古蹟猶存。虜來必循大川  
而行。西則黑城溝。東則鐵鞭川。西則環縣之本鉢古  
城。可斷其吭。東則鐵鞭城之古址。可拉其襟。仍請慶



陽之士兵以實之。悉允其議。延撫余子俊奏西安所  
軍之防榆林已越三年。士無完衣。寒苦特甚。請運襦  
袴各二萬五千副。卹之。從可。先是兵書王復行邊。徒  
響水白洛塞門三堡。而易其名曰平夷。清明鎮靖及  
余子俊撫此平夷水脉頓涸。二堡去水遠矣。舊堡尚  
完好。乞還戍于水所。而哨其新疆。從之。余子俊欲鑿  
山剷崖。乞役丁夫五萬。上曰。設險守邊。興工動衆。  
當審民力。姑緩之。都御史王越總兵朱永乞回宣大。  
部議難之。帝曰。不然。去秋尚遙。無事。頓兵。崔永等

姑還以待。是時孛羅忽及乂加思蘭累乞還其所俘族。兵部言我軍所禽酋多道死。無可給。令通事諭此意。延綏總兵許寧亦奏。孛羅來降。懼阿羅出讎讎也。彷徨瞻顧。乞撫慰以固其心。部從寧說。令邊臣靖安伯和勇諭以降順者賞。往雖有小過。略之。毋得疑貳。目取滅亡。子俊爲畫綏防套之計。得十五萬。變易于榆林。豆萬石。草百五十萬。毋失措。戶部如議。以山西明年應運大同稅預撥粟五萬。草五十萬。河南倣此。運綏。准該年之數。又准鹽積引五十二萬二千三百。

有奇。每引料四斗。草七束。聽畫從之。于俊又奏。榆林軍舊于西安四護衛。延綏慶陽三衛。河南南陽潁上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調之。其屬陝者。都按二司會選之。惟潼關界于秦豫間。寧山界于豫晉間。直隸于五府。都按不得統焉。御史巡方亦以隔境難于偏歷。乞勅撫鎮守臣得而核之。法令昭矣。部議從其請。八年春。馬文升報虜酋乷加思蘭合阿羅山渡河。已及歲餘。互讎分路。而部落入抄固寧。脫使窺知。鞏昌繁衍。慮必深入。往者毛里孩之役。集調至五萬人。今

固原僅三千必不支。章下總督王越等具方略。守監  
劉祥奏報。去年十一月虜入固原海刺黃嵩殺倉官  
五人。二月入渭縣殺民三百餘。稠泥殺苑寺軍餘二  
十。掠公私畜七百計。今正月更入平涼。諸處報至而  
綏路將錢亮追虜于師婆澗。被圍與戰五日。栢隆陳  
英中流矢死。指揮蔡瑄自擁不救。事下部議。邊大吏  
俱宜覈厥罪。復會廷議。請遣大臣一人。區畫師行  
之資。遣大臣一人。付以便宜。詳戰守之策。蓋斯時  
主上寬仁。海內未至虛耗。遇邊務輒付之。廷議大

舉延議者。當事卸責之路。大舉者。發言好喜之聲。累遣內外重臣。揮霍多指。經費不貲。信乎廟筭。豈在盈廷矣。兵書白圭執奏。總督王越。非假以重權。人不用命。請畏縮失機。奪級掩功者。參將以下。令越卽軍中斬之。以徇。平涼高橋多土。達土壯善騎射者。令越得自招集。授以官。復其賦役。編爲義勇。典守饑饉。不分方。而軍職聽越執問其弊。詔可。圭復奏虜性桀黠。冰間不遁。秋高必來。邊軍僅足固圉。何以窮追。必于明春大舉。搜套。庶幾一勞永逸之功。請先集夫五萬。

列堡間。運足半年之食。然後選勁兵十萬。簡命文武大臣督之。所須戰具。期以冬脩。上曰。虜悖逆天道。必須統調除之。可悉如請。勅吏部侍郎葉盛親詣延寧。與王越等議。以開固原之會。寧守脩董縉遇虜于猪岔。隔河而陣。有二賊渡河。我師遂亂。縉避之。失兵二十失馬二百。縉飾其說爲功。馬文升劾縉以衆擊寡。傷損威重。釋縉弗治。曷以懲衆。械之至京。上曰。先遁當死。姑從寬降三級。令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更。勅守臣曰。領兵官不用命。

者。輕則量譴。重則軍法諭罪。然後奏聞。總督王越報。虜從定邊入。寥斌追斬二級。虜又從寧塞入。至蒜澗。知我軍已集。遂還。周賢衝之。斬二級。劉寵等援之。追于榆溝。生禽四人。斬首十五。李英伏于古峰。斬十級。詔賞銀幣獎之。命侍郎陳俊爲延綏二十五堡區畫草糧。侍郎葉盛奏記。臣與白玉馬文升以守養戰。榆林以西。虜路所入。一自寧塞保安。進金湯川。直抵鄜州。一自安邊定邊。入環慶。一自寧夏花馬池。武經營與鹽池高橋萌城入固原。自固原又分二路。東自

黑水口入開城平涼。西自海刺都入會寧靖寧。蓋靖  
虜固原。合調于諸處者。僅八千人。率多老弱。鄜州雖  
有千兵。乏馬徒步。惟甘涼莊蘭軍堪調耳。會與靖俱  
臨鞏之喉襟也。宜留二千騎守之。環慶虜鈔衝也。宜  
調五千守之。計馬萬有五千。軍二萬有二千。且境內  
州邑以無墩故。寇至門始知。當如環慶例。凡于聚居  
小堡立臺入保。寇雖至無所得。盛又奏。臣與余子俊  
講河套之宜。延綏自正統初。勦榆林城堡二十有三  
于其北三舍。築墩于其南三舍。植種于界石。界石以



外虜不利掠。後典兵者私招逋墾田。因而召寇。七年。隨山曲折削之。如城。川口左右立臺峙焉。然未嘗借役民夫。虛城缺役。乞仍起山陝民力以修之。延綏西路舊守土門。大兔鶻等堡。鐵鞭鎖地。五穀黑城子。銀州。關等城。宋禦夏所築也。山勢最險。水泉甚便。近年棄土門諸要。而退守懷遠。威武。水險雙失。可移內地。魚河卒出戍之。米脂以北直抵榆林。順川通衢。商旅所經。宜增小堡。向年之調土兵爲防秋也。近馬文升欲掣回慶陽。而朱永欲如大同。土兵例如此。方合增。

成初意。詔從所請。惟修邊不借役于民。蓋卹輸輓之疲也。盛又奏。延寧分守要害之責。擬於東路清平孤山鎮。羗栢林中路平夷懷遠威武西路清平龍州鎮靜靖邊十一堡。各撥騎兵一千守之。東路神木縣高家堡西路安邊營各撥騎兵三千守之。中路雙山波羅西路寧塞定邊各發騎兵二千守之。中路榆林城撥騎兵五千守之。東路令王璽蔡瑄神英西路令徐恕王瑄孫鉞中路令許寧范瑾領屯。其寧夏官軍數餘三萬。本境虜可入路。惟花馬池興武營高橋三

處。不過二百餘里。宜令總兵會選各城騎兵及遊擊祝雄。見領堪戰者九千人。令林盛分領三千於高橋屯。祝雄分領三千於興武屯。羅敬領三千於花馬屯。其宣大軍暫令休養。俱得請而部更慮之。曰七八萬之衆。坐食駐師。延綏三十三堡。寧夏花池。抵于高橋。共可四千里。分地而守。虜因其分。時出精騎入掠。因食于我。則客兵累發。一切罷敝。俟盛越至京議之。詔可。洮州衛揮使陳欽奏。生番星吉。屢犯邊。今入貢治之事。下巡撫陳介擬辟。銅岷州獄。旣而守監劉

祥以爲遠夷向化。亦可比劫盜自歸。釋之便。至是生  
番越獄而遁。柔遠之失也。五月命武靖侯輔趙佩平  
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與總督王越。都御史馬文升。余  
子俊。徐廷章。興河套大勦之師。趙輔奏請勇者李瑛。  
馬俊。吳玉。孟原。田廣。蕭英。鄒倫。七人從軍。上見西  
征延遷時。月乃勅兵科郭鏗。往咨之。曰。聞虜六月間。  
更來剽臨鞏。平涼之境。趙英。魯鑑等。兵至而擁聽其  
得利。七月間。西復寇花馬池。環慶之境。姜勝。白玉。楊  
銘等。亦駐兵境上。虜如蹈無人。朕念生靈荼毒。宵衣

肝食不遑寧處。爾星馳往勘。勇怯若何。特采來聞。馬  
文升亦奏白玉趙英擊虜于固原。斬六級。趙輔亦奏  
州鑑閭威禦之于半箇城。綏帥徐寧夜襲虜營于鴨  
子湖。徐廷章亦奏虜燔燉塞井。范瑾自遁。于是兵部  
請督責總制。越以下重任。竝庸寸功。未樹從之。巡按  
王哲疏告去冬今夏。寇凡三入鞏昌。益肆深入。南必  
至秦州。西必至蘭縣。蘭警則甘州西路梗塞。秦嚴則  
鳳翔西安動搖。原任尚書李秉王竑屢立邊功。或起  
專理事。阻不行。余子俊會計山陝河南。供餽繁浩。計

各八萬馬亦七萬五千。人思竄匿。內患恐生。共費八百一十五萬四千餘兩。而載運不在其中。竊意向者。剗削邊山。工役之勞。差減輸將之苦。乘隙修繕。息肩富強。則大舉可圖。部議遲之。七月。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暗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無筭擒斬二百餘級。因題其嶺爲得勝坡。勒石紀功。文升又奏虜入寇之路。多安邊定。

邊花馬而進。抵于萌城鹽池。約三百餘里。自萌城韋州分爲三路。東自打狼山至鎮原平涼。中自葫蘆至原靜寧。西自雪山鳴沙至安定人寧。一萬四千里地。偏兵分而蘭縣之襟。甘涼固原之襟。平鞏此其鍵也。擬以所調京軍二萬遣將于此。部議不屬而罷。文升自劾。高橋花馬之寇。諸將失律。自太監劉祥而下。席藁待罪。而大帥趙輔總督王越同報虜被我師追奔出境。日夜東行。從征止餘二萬。須得十五萬分道竝進。庶可成功。倘念民勞。暫爲退守。移城就水。拓地據。

河籌策非一。須及事寧區處。兵書白圭封駁之。輔等  
統兵八萬。未聞一矢加遺。依違陳乞。首鼠兩端。下之  
廷議。輔等已至邊。虜復大掠延慶。不能少禦。事將  
誰欺。旣欲進攻。又稱險遠。方張聲勢。遽忍艱難。輔復  
自陳。比者虜移營北渡。兩月不來。意者不戰自屈乎。  
曩所上攻守二策。莫若省兵節費。安民。臣等居此勢。  
旣難行事。殊無益。宜暫還京。兵垣上封事。駁奏曰。輔  
等胸縮無功。謬爲不戰屈人之言。以自誇大。妄乞旋  
師。果屢欺罔。部執奏。輔等坐耗邊儲。抵牾塞責。請兵



之奏輔行而班師之告繼至。法不可容。請逮治。以雪邊人之憤。時寧夏亦報虜入寧州。而延綏之虜又入靖堡。殺千戶黃琮。則輔越之過益彰矣。兵給事郭鏜還報軍中進止曰。今六月後。虜取道花池。深入平鞏。洮境內一月。刼四千餘戶。殺擄人畜三十六萬。魯鑑僅一出騎。餘皆閉門自歛。姜盛護輜重。遇虜喪其資。周海岳嵩楊銘韓英祝雄微有警營。謹能贖罪。七月以後。寇縱陽。白玉張英魯鑑尚行追襲。而詩寧漠若無聞。至于趙輔王越已至榆林。逡巡不前。部將無所

號令徒擁高牙。方且撰爲戰書。誣上罔下。宜逮訊爲不忠者戒。上曰。輔已取回。不必問。王越仍降勅切責之。鏜又言。陝境連歲用兵。士卒死於鋒鏑。不可勝計。此皆奪勇當先。忘身徇國。中間得與卹賞者少。而棄不錄者多。身膏草野。而人不知。父母無依。而人不恤。寡妻孤子。情事可憐。頃至慶陽間。哭聲滿耳。聞之皆云。師婆澗陣亡官軍家也。臣一聞之。不覺墮淚。況其同陣。寧不感傷。乞命撫臣。重加撫綏。務令得所。陣亡名數。勿遺一人。收其骸骨。賜予一祭。非獨以報

死事亦是激勸衆心從之。按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守榆林。禎始城之。及十八寨。洎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請盡釐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其衛。又擇俊子弟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初不習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內邊曠地皆墾。屯田歲得數萬石。又相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國。初逐虜遠遁河外。至正統

初虜稍稍渡犯近邊。守臣乃于緣邊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築墩臺以瞭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邊據險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馳邊人爲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外。請于邊帶墩臺空處築牆建堡。其舊界石一往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爲敵臺。砦崖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

如敵月狀。爲偵敵避箭之所。凡堡十二。崖砦八百有奇。墩九十五。兩月而功畢。九邊圖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弃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凡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反。虜得投隙焉。至是余子俊建議。從鎮榆林城。塹山湮谷。是曰夾道。連墩勾堡。橫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要害旣據。內地遂安。其遺民故老有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圯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牆。終難就緒。向使其遠鎮河。

陞逼逐套虜。興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虜驅直薄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繇此觀之。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九年十月。左都御史王越襲破虜營於紅鹽池。以捷奏云。九月十三日。滿都魯字羅忽。加思蘭三酋。自河套出。分寇西路。臣以遣將往追。道遠兵疲。必難取勝。宜率輕兵。搗其巢穴。仍與總兵官許寧遊擊周玉各率兵四千六百。從榆林紅山兒出境。晝夜兼行百八十里。夕營於白鹹灘。

北。又行一百五十里。探知虜賊老弱。俱在紅鹽池連營五十里。乃取弱馬分布陣後。以張形勢。選精騎令許寧爲左哨。周玉爲右哨。又分兵千餘伏於他所進距虜營二十餘里。虜集衆來拒。臣督諸將方戰。伏兵忽從後呼噪進擊。虜見腹背受敵。遂驚潰。擒斬三百五十五。獲其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燒其廬帳而還。上賜勅獎諭之。河套在陝西黃河之南。自寧夏至山西偏頭關。凡二千里。古有城池屯堡。兵民耕牧。後以濶遠難守。內徙而棄之。自是草木滋茂。人跡罕

到天順間虜酋阿羅出入居之時。出劫掠。成化初。毛里孩亂。加思蘭。字羅忽滿都魯繼至。初猶去住不常。六年以後。始爲久居計。深入諸郡。殺掠人畜數千百萬。歲常三四入邊。將擁兵坐視。或出而尾之。偶獲所遺老弱。輒虛張爲斬獲之數。甚者殺吾民爲虜。級冒功陞賞。有敗衄者。罪止降謫。且多宥之。嘗三命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征。王越嘗董其役。大抵皆如邊將所爲耳。虜患日熾。用事者議搜河套。聚兵分萬人於邊。預征山陝河南一歲芻糧。擘千百萬以饋之。然莫



敢當其責。皆以地濶事大爲解。師老財屈。而外郡皆被殘破。內郡亦且危急。至是越始爲是役。時三虜之精壯。皆已四出。惟老弱在營。聞鼓砲聲而潰。我軍邀其奔命。不前者。斬獲之以還。及三虜回。見廬帳畜產。皆以蕩盡。妻孥亦多喪亡。相顧悲泣。以去。繇是不敢復居河套。其勢頓衰。議者謂此捷前所未嘗有。越等雖頻玩寇。然能乘險成奇。亦可嘉尚。十一月王越奏韋州之捷。十月十一日李羅忽滿都魯札加思蘭入寇韋州。臣方自境外破虜老營而還。延寧宣大總兵

范璟周覽岳嵩俱率兵至韋適還慶僉事左鉅兵來  
會至紅城兒有二虜衣紅突攻右哨遊擊縝謙祝雄  
擊退之已而復攻左哨副總王璽及周覽就陣斬之  
虜衆奪氣衆軍行之呼聲振地虜散湯聚戰大敗而  
奔棄輜重軍器滿野至十四日總兵劉聚又邀敗之  
於三岔共斬首一百四十九奪還男女一千九百三  
十四馬驢牛羊二萬九千八百皮襖盔甲弓箭等物  
一千六百一十。上賜勅獎諭之馬文升奏倣有宋  
緣邊次邊之制以榆林一往爲緣邊以米脂綏德安

定金湯鐵邊柔遠懷安環縣慶陽平涼固原一往爲  
次邊軍儲貯于次邊而重兵防于緣邊虜失利矣戰  
車鹿角民罷已甚俱暫蠲之驛路在北無警之交達  
也聞警則南路從鳳翔至隴州清水二百五十里間  
石觜其地請移其驛漢中商洛多盜則秦韓蕭三護  
衛之餘丁利爲逋藪曩者滿四之從入可鑒也平涼  
諸土達雖緇戶終異類在高橋者家業飄零尤宜賑  
給寧夏大小鹽池有自然之利何不開中十萬引塞  
上便之俱報可紀功兵部郎劉洪曰客冬之留榆林

主兵互託之。客兵益不堪。今雲貴軍之在西安者。以清勾爲苦。往往願輸榆林募似善。平虜將軍劉聚都御史王越奏。固原宜立大帥。朝議未許。乃條欲省民力。當於聲息稍緩之時。大同遊操候於朔州。山西遊原爲延綏而設。操候於侯溝營。宣府遊臨期度勢。調之。定邊新興安邊永濟畢家梁鎮靖。俱水苦。俱遠。人馬多病。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虜易窺我。軍馬難於出入。鎮靜堡已准守塞門。其餘四堡俱宜就險而守。移新興於迤南海螺城。安邊於迤南中山。

坡永濟於迤南山紅寺回塞門。欲於迤北白塔澗海  
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削山爲城。白塔澗口就快灘  
河迤南之險。其河深有二三十丈。遠有百餘里。事成  
之後。以守則固。以戰則利。從之。余子俊奏修築邊牆  
之數。東自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營界牌  
止。剷削山崖。及築垣掘塹。定邊營平地。仍築小墩。其  
餘二三里之上。修築對角敵臺。崖砦接連。巡警設險。  
如墩臺及於崖砦。空內適中。險處築牆三堵。橫一斜  
二。如箕杖。以爲瞭空避箭。及有警擊賊之所。及三山

石滂池把節河俱添築一墩。凡事計能經久者始爲之。役兵四萬餘人。不三月功成。八九而榆林孤山平夷安遠新興等營堡尤爲壯麗。又移鎮靖堡之城阻塞要害。其界石迤北直抵新修邊牆內地。俱已履畝起科矣。凡修城堡一十三座。榆林城南一截舊有矣。北一截創修之。安邊營及建安常樂把都河永濟安邊新興石滂池三山馬跑泉堡俱創置。響谷鎮靖二堡俱移置。凡修邊牆東西長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守護壕牆崖砦八百一十九座。守護壕牆

小墩七十八座。邊墩一十五座。仍乞著爲令。戍守者。墮之。則遣以邊遠可之。十三年。延綏丁川所議。延綏。民間壯丁。每五十名。立總甲。聽其習藝。延慶之糧。派于山陝河南者。委大戶老人。往往後時而弊。宜改布。按堂上官督之。榆林新修之塹。撥軍種粟。濟其艱薄者。延慶二衛屯額。一萬一百餘頃。每軍一名。給地一頃。共納子粒五萬六千餘石。穀草七萬九千餘束。乞編圖給帖。以釐其弊。保安及保縣安塞門至安定而止。二百六十里。西通寧夏。東接山西。宜設圍林塞門。

馬驛者二。傳其聲息。巡撫余子俊報栗林等。畚以族千餘圍舒龍溝。劉琥率兵擊退。臣與張玘潛師直抵其山大破之。斬首百六十四。器畜二千計。賜勅獎之。十五年三月。本兵余子俊奏。延綏三路之屯。曰東路神木堡。西路安邊營。山勢峻險。虜難輕入。惟中路榆林東有長樂。雙山。建安。高家四堡。西有響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五堡。南有歸德。魚河二堡。地勢平曠。可以通騎。主將一人難於應禦。宜視宣府。甘肅例。增設副總兵一人協守之。三月。監督太監汪直提督尚



全邊略記

書王越奏威寧海子之捷云。自二月二十日。選調京營宣大官軍二萬一千。出自孤店關。夜行晝伏。至貓兒莊。分爲八道。值大風雨雪。天地昏暗。急趨威寧海子。不數里。虜猶不覺。因縱兵掩殺。生擒幼男女婦一百七十一。斬級四百二十七。獲旗纛馬駝牛羊萬計。盜甲弓箭皮襖之類一萬有奇。捷聞。上賜獎勵。越進爵威寧伯。錦衣衛副千戶汪鉦爲指揮僉事。百戶王時爲正千戶。鉦直之養子也。越旣貴顯。欲得封爵。而無名。會有邊驚遽。喉直出師。比令下。

越惡朱永先征建州。不爲已地。又聞河套有虜潛住。河開則移於威寧。乃以計紿直。奏令永率大軍繇南路。已與直將輕騎繇宣大往會榆林。旣至大同。乃詭直盡調兩鎮勁兵。冒險襲擊。時威寧虜自以不爲寇。不虞官軍之至。壯者倉卒。或裸體得馬而避。老弱者多被殺掠。而直等乃以大捷聞。永獨不與。蓋有自云。丁亥。太監汪直提督王越等奏稱虜寇寧息。乞班師。上特允之。四月。平虜將軍永朱至榆林。僅三日。奉勅遽還。沿途供億不貲。而戰馬初去時一萬七千。

餘匹比回倒斃者已五千餘矣。八月都御史阮勤奏  
槐安堡所以障慶陽也。乾鹽池所以障靖虜也。允宜  
耕戍其地。真寧縣倉有十萬餘石。恐化爲塵。或充廩  
或貸民。而易其新。漠中商洛流民。報籍追兵。十匿七  
八。爲奸民所餌。宜許子孫弟侄。新牧而著其土。慶陽  
靖虜固原諸衛。丁壯備操。幼弱養馬。有一家畜至六  
七。斃者科償。追逋靈州鹽池。宜令募人納馬一疋。給  
鹽百引。亦可資良騎。而恤貧伍矣。俱得所請。十八年  
虜人延綏。太監汪直威寧伯越王分禦之。宣府遊劉

寧敗之于塔兒。斬首百六級。叅將支玉巡撫何喬新。敗之天窰梁。斬首七十七。千戶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斬首十五級。總兵許寧敗之三里塔。斬首百一十九級。都御史郭鏜。太監陳政。總兵朱鑑。敗之于黑石崖。斬首二十級。九月。巡撫阮勤奏陝西歲輸皮張于京庫。而京庫歲給鞋襖于陝邊。往復轉運。徒費人力。請留歲輸數徑以給邊。從之。十九年。巡撫阮勤奏番賊些肅結入寇。雷澤將兵克之。板鬼鐵藏簇懼而降。總兵岳嵩奏九月虜已入套。領兵燒荒爲虜所殺士

一百九馬倍之。則璽令舍餘負鹽。乃飽于虜也。邊臣有報息者。乃命戶侍李衍出理邊儲。二十二年巡撫鄭時奏。今春虜入臨洮。殺掠三千餘人。蘭州太監藍蕙都司于昇畏縮。歛兵俱屬有罪。上曰。昇可逮。蕙戴罪立功。未幾時復奏。虜入蘭州。覘我無備。大掠人畜萬餘。守臣各閉門自保。因併勘之。兵郎中王祿注覈虧馬議。借綏糧。而徐徵太僕之價以充之。部按奏糧銀。所以濟邊。難于移假。如同寺不足。令于苑寺茶馬司區畫。是時嚴于士馬之數。不相錯貸。如此。然猶

是度支未匱時也。弘治四年三月。先是陝西榆林衛有土兵以助軍。有戶丁屯種以養兵。其後戶丁逃原籍者。苦官司勾擾之累。議者欲聽從其便。勿命勾擾。守臣議謂土兵戶丁耕守兩便。彼此相資。若逃者不究。恐邊務漸廢。宜將逃歸者。免其原籍戶糧差一年。在屯逋租亦暫蠲之。秋成仍遣還衛。其衛所但命移文。勿輒遣勾爲得之。巡按御史李鸞奏陝西依山帶河內屏諸夏。外控西陲。自撤東勝之後。河曲內棄爲虜穴。靈夏外險。反南脩河。成化中毛里孩亂。加思蘭

擾我邊場。轉輸勞費。民已不堪。去歲以來。寧夏烽火不絕。行旅惶惑。居民失業。而典兵者安居自適。以爲無事。今歲二月。虜入廟山墩。殺肆無忌。秋高馬肥。何以待之。軍不疲于戰。隊而疲于典者之剝削。馬不疲于馳驟。而疲于典者之營利。芻糧不疲于餽餉。而疲于典者之巧取。監臨主守互相劾尤。欲望三軍生敵愾之心。邊塞有長城之恃。難矣。請舉已往言之。正統十四年。王師北征。號三十萬衆。而土木之難。懸如一髮。成化十九年。北虜犯邊。嘗動宣大重兵之下。米莊

之危。幾於覆沒。當是時。邊將如石亨。許寧輩。雖皆。餘。其平昔才勇操守。猶足繫屬人心。今承平日久。邊臣又非時望。安常習故。無所更改。治不忘亂。固如是耶。十四年二月。先是虜大入。廷綏神木。乘勝掠紫陌溝。總兵陳瑛。副總兵朱瑾。太監會敏。巡撫王嵩。奏報不以實。遣給事勘之。下法司治。命保國公暉。朱佩征虜將軍印。總五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督之。暉等至紅城子。出塞。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擣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礮先遁。毀其廬帳。斬三級而還。擢



大理寺丞陳壽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鎮城晝  
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  
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  
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  
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  
竟不許。都御史史琳請遣譯字作番文。諭虜酋。火篩  
而兵科屈伸駁之曰。曉諭者。威力能制其死命乎。憑  
筆舌以屈之乎。假令陽爲順服。以貢疑我。而時出寇。  
索將士之氣。何以處之。恐我番文適墮彼計。居何虜。

寇延綏科部劾奏史琳庸鄙貪黷。章下所司。十月大理寺寺丞劉憲。太僕寺少卿王質。既承命分往延綏寧夏陝西甘涼四鎮。召募土兵。兵部請給四鎮官銀二十萬兩。及太僕馬價四萬兩。分送各巡撫收貯支用。所募兵不限漢土番夷。人給銀伍兩。冊內三丁選一者。人給三兩。各與糧賞。仍免舍餘一丁助之。見任百戶副千戶能募兵百人。正千戶募兵五十人。指揮僉事指揮同知募二百人者。各陞一級。至指揮使而止。都指揮僉事及同知募二百五十人。亦各陞一

級至都指揮使而止。爲事立功戴罪革職閑住者。能募百人。悉與復職除罪。卽各統其所募之兵。從之。朱暉等班師。兵科劾奏。朱暉史琳所獲虜首止千三級。而冒稱一萬。前後調餉一百六十餘萬。易一胡人無名之首。假使斬一虜酋如火篩者。恐竭天下之財。不足以供其耗。坐失事機。宜彰天討。上命已之。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京師天下根本。邊將手握重兵。每遇寇來。請援于內。豈強幹弱枝之策。此後京營不宜輕發。其臨鞏之往。備甘涼。甘涼之往。備臨鞏。俱宜。

各還本處。推知兵宿將領之人。以戍爲家。而樂於趨役。軍以將爲膽。而自奮戰心。兵部看詳爲可。史珣陳邊務十三。其曰取回守備內臣。以革占役軍人之弊。部謂其言懇切可從。上曰守備內臣卿等再議。總制秦紘上方略曰。平涼北四百餘里。舊有豫望城。固靖北三百餘里。舊有石峽口。及雙峰臺城。賊寇總路。最宜設備。欲將三處修防。東與環慶。北與韋州。烽火傳應。第一阨也。進而稍南。內有野處。軍民已爲隨山修堡。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鎮戎所。海刺都。打刺赤。

黑水口。乾鹽池。撒都城。犬牙參錯。第二阨也。又進而南。則固原靖虜平難堡。一條城。東山城。白楊城。第三阨也。文進而益南。則火籠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皆山蹊。用力不多。各石甃爲牆。仍留門。以便出哨。其門俱有鐵裹。牆上各建營房。一夫守險。百人難過。第四阨也。如此。則賊無入路。就令能入。跋涉迷疲。各堡屯兵。隨處設險。我欲夾攻者。易。賊欲分寇者。難。似爲得策。十六年。秦紘條上固原之議。先是。成化九年。主事李炯然。建論固原設總兵而罷。至是。給事

楊禰請令固原自爲一鎮。下紘措置之。紘自詣固原見其火煙蕭條。城郭湫隘。于是增而展之。奏以小鹽池立爲定價。不匝月。商旅日集。官徵其直。歲可得四五萬金。又見固原之北。豫望城。騾子川。獅子川。石峽口。章州。無慮數十萬頃。野曠無棲。鞠爲荒草。旅人露宿。遇寇多陷。欲于二十里間。增築小堡。堡周四十丈。工二百人。募兵墾田。而寧夏巡撫劉憲執言不可。役待敵之兵。紘更端以曉之。謂增牆濬溝。當西安人夫八萬。修九百里。比之役萬人。修三百里。孰遠孰近。憲

乃屈從紘裁之。十七年奏紘奏。臣嘗督修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處。邊塹六千四百餘里。于靖虜金湯及打狼川諸要地。設隘造車給銃繪圖。以上指揮陳善謀。勇足用。乞擢委巡牆。上獎之以勅。正德九年虜入花池。叅將尹清追之中流矢死。總制鄧璋奏修清平大澗。新安草甸諸牆以衛之。秋虜寇隴州。亦卜剌寇岷洮。命都督張洪充總兵官。領京兵五百人。洪請訓宣三千。遼二千。釋遼繫臣之勇者馬驤等三十人。給事言陝兵可十萬已足用。如洪往返徵取動以旬。

月。遠赴數千里。虜以過河矣。巡按常在奏。虜連營七十餘里。自春徂秋。城堡爲空。皆將帥不得其人所致。乞罷總兵潘浩。都御史邊憲。太監張昭。廖堂。都督侯勛。侍郎馮清等。得旨。已有處分。延綏。都御史姚鏌言。鎮守太監總叅等官。有犯沒占科歛諸事者。宜照文職犯贓例。奏帶撥置之人。發邊遣戍。斯言也。救敵補偏之昌言也。御史奉命閱視。延綏。寧夏。各三路營堡城所。原設官軍。凡十萬九千一百四十一人。存者七萬七千一百五十四人。馬四萬五千六百八匹。存



者二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匹。固原延安綏德慶陽平涼并安東中衛護衛及各城堡原設官軍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四匹。存者六千九百六十匹。西安左前後并右護衛漢中寧羗二衛鳳翔府金州沔縣三千戶所并鄜州商洛防守官軍凡三萬五千七百九十八人。存者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六人。馬一千二百三十匹。存者一千一百三十匹。西安慶陽延安平涼鳳翔漢中六府并所屬州縣原設民壯機兵兵壯凡三萬七千一百九十七人。存而可操者萬五千九百九十

八人城堡墩臺亦多頽壞。軍器廢缺。而存者又不免苟且具數。因劾諸守臣廢弛之罪。嘉靖六年套虜數萬踏冰過河。尚書王憲總兵杭雄鄭卿敗之于青羊嶺。凡斬級三百有奇。七年大學士一清楊言臣在陝最久。竊見糧儲匱乏。士有饑色。馬多瘦骨。內地所派既不足外供。帑或間發。不過就地之所產。糴于廩中。而開種不廣。別無輦致。穀價騰踴。日異月殊。所司往以價給軍。令之自市。督併日嚴。怨聲載道。夫派糴既有弊。惟召商便焉。凡開中鹽引。務令商納本色。如遇

豐歲折放之。亦當稍優其直。而不可苛其收。則應者衆矣。本土所需。非興屯不可。廣屯非補丁不可。其故何也。正軍充伍。餘丁撥屯例也。但其中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布種者。故屯地多侵沒于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賠糧。有貧丁以田假佃于人者。有田隔遠磽瘠。無人願假。不得已終歲傭身以輸糧而不足者。管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參兩朋合。謂之擡糧。屯事至此。邊人之困。尚忍言哉。軍士三守城七屯田例也。今各征操之外有。

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卽守城且苦乏矣。其何有于屯。宜令清軍官查理各衛軍戶。應解者俱選解健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衆者二人。與俱詣邊以補屯卒。使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爲家。庶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倣古募兵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又考先年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年老者選代者。例以其具還官。今盡廢矣。宜倣其法。至于屯地隱沒者。

令人首告退吐而不追其往可也。徒以清查催納爲務而經理無方也。奚益。工科陸粲言。自東勝棄而靈州爲虜衝。正德初。一清楊建築牆之議。僅四十里而止。言者謂風沙太勁。版鍾難成。然前此竝立如故。則謬妄可知。臣嘗詢訪西人。謂有五利焉。混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敝一也。畜牧在野。不畏驅掠。歲益蕃孳。邊人富寔。二也。邊境方乏馬。牆成則步卒可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費。三也。靈州大小鹽池。近以虜警頻仍。坐失歲課。墻城則撈採以時。商販無

阻課額充足。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獲。漸省轉輸。寬內郡之力。五也。上從其議。下總制王憲經略之。仍專遣僉都御史王廷相往同區畫。九年。總制尚書王瓊奏。今秋防如各歸協守。則總制宜罷。如屬臣總制。須如去年大調。擺邊務足三萬人。七八月之餉。然後可。部議如去秋所防。瓊又上邊事。言涼州三百人。番守洮州者。宜還之本衛。而裁洮岷叅將之冗遊擊之駐固原者。所選慶陽河州臨洮秦州西安左衛者。共三千。其地去慶陽遠。徵發輒誤。宜改駐西

安卽于城內選取爲便。都督之駐固原者五千餘人。別選安會二縣臨鞏鳳涼。土達民壯舍餘以足之。但土達及召募者與正軍異。乃一槩調發累矣。正軍爲遊奇。而土壯歸本所操種爲便。如此正兵守應兵禦。此調集兩利之策。從之。十年閏六月王瓊奏計度榆林東中二路。大邊六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二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第二邊乃成化中余子俊所修。因山爲險。屯田多在其外。大邊弘治中文貴所修。防護屯田中間率多平地。築塙

高厚。不過一丈。可壞而入。今當先修大邊。無得從事。補塞。必使岸塹深險。墻垣高厚。計用丁卒萬八千人。乞發帑金十萬。以明年二月興工。部覆請行。而戶部奏延綏事與寧夏不同。其二邊因山爲城。易于戰守。乃大邊沙漠平湧。勢不久長。故余子俊之二邊迄今尚在。而文貴之大邊蕩然無存。且陝歲荒。一旦下令儲糴數十萬。價必翔貴。大役驚疑。前事可鑒。上乃命總制尚書唐龍親行相視。十一年北虜自延綏求貢。例于成化之于小王子也。無何虜以不得請爲憾。



擁十萬入寇。上怒其驚。命亟議征。十一年五月吏部尚書王瓊上言。臣前議榆林之虜。真以精兵扼之。綏德險阨。調固原三千足矣。當事過計。乃調京營宣大寧固萬八千以赴之。供億浩繁。日費金六千。內地坐困。今虜已退。乞掣回京軍。散遣各路所調募者。專責本鎮。據險防守。旣而尚書王憲以瓊疏語侵已。疏言茲寇甫退。議者卽咎老師費財之無益。而不思其初本鎮孤懸。無備之可虞。且調兵遣歸固宜。若募勇敢。不過三千人。曾不足補原伍之缺。臣請畱勿還。

上曰。掣兵既有成命。瓊奏亦籌邊慮。不必自分彼此。十四年。給事中戚賢勘上陝西事。虜入安會二縣。殺掠最慘。大帥劉文。罪最重。第麾下卒僅八千人。而嬰八九萬方張之虜。尚能兼程冒險。獎督偏裨。所斬獲亦百二十七級。失亡雖多。宜以功贖。其叅將霍璽。孫仁以下。功罪各有差已。又勘延寧二鎮。總兵梁震。王効始。雖不能遏虜於未入。而震乾溝之戰。効舅湖沙湖安定之捷。亦足振揚國威。震懼醜虜。至於靈州之役。効以八百孤軍。而禦萬虜。有奇計。効部斬首實一

百五十八級。震部九十九級。并總制唐龍總兵張鳳  
巡撫于桂張文魁等功。上甄別有差。十五年正月  
唐龍言。先年虜酋吉囊等擁十萬突榆林。臣調兵分  
部。虜屢挫衄。度不能入。乃別遣五萬騎。繇野馬川渡  
河。經入西海。襲破不刺營。收其部落大半。惟卜兒孩  
所領餘衆脫走。此以夷攻夷。中國之利也。經今歲餘  
虜警稍息。十六年。劉天和奏。固原爲套虜深衝。前秦  
紘修築邊牆。延袤千里。然虜每大舉。尚不能支。及楊  
一清築白馬城堡而後。東路之寇不至。王瓊等築下

馬房關而後。中路之患得免。惟兩路自徐斌水至黃  
河岸。六百餘里。地勢濶遼。終難保障。今紅寺堡東南  
起徐斌水至鳴沙州河岸。可二百二十里。總兵任傑  
議於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于邊內。撤舊墩  
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湯之地。守百二十里易  
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而召軍  
佃種。可省饋餉計。無便於此矣。兵科都給事中朱隆  
禧等言。祖宗之時。河套固中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  
邊牆。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寧夏與山後

諸夷爲鄰。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爲新邊。而賀蘭山爲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惠至今。明鑒不遠。人所共惜。傑及天和。敢於妄議。不思新邊既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胡中。且使延寧皆在邊外。我退一寸。虜侵一尺。非爲國深長慮也。邵亦以爲避危就安。割已資敵。上切責之。十八年。主事許論疏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之間。更爲敵衝。故窺平固而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繇花馬池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

一帶是其徑矣。論者以固原爲堂，與寧水溝至花兒  
岔爲二門，花馬池爲三門。今不守門戶而守堂，與非  
計也。臣常籌之，若移總督於花馬池，大建城堡，添設  
叅遊，分屯重兵於渚水、興武等營，令三百里間旗幟  
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盡建堡墩，此扼吭先制  
之計。其議中寢。虜酋吉囊擁數萬，繇延綏西路定邊  
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  
四掠，殺戮甚慘。會大雨，浹旬，道泞，虜騎不得騁弓矢，  
盡膠。陝西總兵趙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旋，至黑

全邊略記

水苑延綏華任總兵周尚文盡銳攻之。自己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爲我軍所殲。虜衆遂奪氣。歛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臯。復選銳于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衆。是役也。虜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出。初至甚銳。諸將莫敢撓其鋒者。縱橫虜掠。旣而霖潦欲且壓。顧惜輜重。兼易我軍。甚無戰志。總督尚書劉天和以修省。詔旨嚴切。而諸將畏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

牛斗郭卿文時周尚文已革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亡過半於是天和以捷聞上大嘉之曰虜歷歲寇邊猖獗滋熾天等調度士馬悉力驅勦斬將擒王功幾五百此捷前所未有二十二年十月是歲八月末虜三萬騎犯延綏自波羅嚮水堡進邊深入及綏德州延綏遊擊張鵬力戰禦之虜乃引去總兵官吳瑛副總兵蔣存禮選銳躡之及于塞外寧條梁麾衆急擊弩銃俱發適



東路叅將周文兵亦至。兩軍夾擊。賊衆大潰。斬首虜百餘級而還。於是巡撫延綏副都御史張聰等以捷聞。時巡按陝西御史殷學亦報虜警。因言賊入內地。且五百里。而諸將擁重兵。不聞一戰。請罷聰瑛等。疏方入。捷報隨至。俱下兵部覆稱。延綏遊兵俱調宣大。黠虜方避實擊虛。而我兵能以寡勝衆。可謂奇捷。所據總督尚書楊守禮。巡撫張聰。總兵吳瑛。俱應奏獎。二十五年。總督張珩曰。延綏西路把都寧塞靖邊鎮靖龍州五堡。實延鄜之通途。套虜之捷徑。近徵其兵。

西戍定邊非計。宜各畱防本堡。而持增步卒五百。以爲定邊守禦之助。仍將延安諸衛清出。見軍蒐簡精銳千人。委一謀勇把總領之。分布四路。沿邊各縣。僉選民兵。實保障地方急務。宜命大縣率選五百人。中縣三百人。小縣二百人。擇佐貳一官。時加訓練。有警卽令統領防護本處城池。不必調遣。五月。給事中鮑道明。御史曹邦輔。議延綏一鎮。殘破殊甚。請於賑恤之外。戶絕者仍免其徭。且多發廩帑。以足一年之計。本鎮兵弱。乞免其戍。宜大而專力自守。且調寧固遊。

兵一枝駐延綏鄰境以備應援。上深以延綏凋殘爲慮。詔戶部亟發兵銀六萬往賑。令總督督親詣撫恤。總督曾銑疏陳其狀。方虜之深入也。銑率標兵數千駐塞門。遣中軍官原任叅將李珍統之出塞直搗虜巢。於馬梁山後斬首百餘級而還。銑復以捷聞。而巡按御史盛唐則言虜深入幾及千里。駐內地且半月。慶陽從來未被虜入。民居甚駭。今且四望斷煙火矣。在我主客兵馬。無論數萬。悉悉潛踪匿跡。踵曩時迎送故套。無敢一與虜遇者。幸陰雨浹旬。泥陷馬滑弓。

膠弦解。又以慶陽山路深峻。虜乃殺偵道者。自引去。不然其禍猶不止此。請寘諸將重刑。以懲後之玩敵殃民者。十二月庚子。總督陝西三邊曾銑。巡撫謝蘭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虜爲鄰。自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牆。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延袤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餘址間存。不異平地。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瓊修花馬池邊牆一道。自寧夏橫城接築。至定邊營約三百餘里。而自定邊營至黃甫川一帶。依舊無牆。連年虜入。率繇是道。所當亟爲修

繕第上廣工浩勢難責效于朞月。宜分地定工。次第修舉。西起自定邊。而東至龍川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爲西段。乃環慶保安要塞。所當先築。自龍川堡而東。至雙山堡。計長四百九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爲東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保障功完。全陝攸賴。銑又上言。河套故朔方地。自漢武遣衛青逐虜。築城繕塞。因河爲界。唐張仁愿復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卽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守地也。後三城內徙。虜遂據套。爲

穴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及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繇。東西侵掠。守禦煩勞。三秦坐困。故套虜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臣嘗審度機宜。較量彼我。當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誦之時也。及冬深水枯。分帳散牧。馬無宿藁。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戈矛。備其火器。練兵秣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誦之時也。今禦邊者。不乘虜之誦。而用吾之利。常使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誦。是以有敗無勝。爲

今之計宜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擣巢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支矣。歲歲爲之。每出益厲。虜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因祖宗之故疆。竝河爲塞。修築墩臺。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大烈也。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勅下所司。預理財用。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如前議舉事。先於來年三四月間。陰選

武銑掩擊鄰近零虜。以習我軍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謂兵戢而時動。動則威矣。大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蓋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克殘。臨河作障。乃國家萬年之計。惟陛下裁之。部議築邊復套。兩俱不易。而相較套事尤難。上曰。虜擄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今銑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猷甚壯。本兵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命銑更與諸邊。悉心圖議。務求長算。廿六年六月。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言。延寧大虜壓



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工。故臣徵調莊浪魯經兵三千。暫住蘭州適中之地。以備應援。乃甘肅總兵仇鸞疏。撫本鎮兵寡。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并乞責戒。上曰。鸞陝制都撫臣。抗違沮撓。妨誤邊事。本宜重究。念秋妨姑從輕罰。住祿米半年。博亦停俸四月。已。兵科都給事中齊譽等言。前宣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繼皋。謀議不合。已形奏許。今羽檄旁午。而鸞等復與銑爭持不下。請降旨嚴勅。上是之。命兵書陳經等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

諸鎮撫總等官。正爲假以事權。齊一軍命。孫繼魯首  
肆沮撓。仇鸞效尤。已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倒  
置不合事體。不允行。十一月。曾銑疏陳邊務十八事。  
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垣。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將士。  
曰買補馬騾。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  
曰兼備舟車。曰多備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  
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餉。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  
文法。曰處孳畜。奏下兵部覆言。銑經略甚詳。但事體  
重大。請下其章于廷臣。各疏所見。然後集議。上

全邊略記

曰虜據河套爲國家患。朕軫念宵旰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旣看詳。卽會衆協忠定策以聞。已而銑復上營陣圖八曰。立營總圖曰。遇虜駐戰圖曰。選鋒車戰圖曰。騎兵逐陣圖曰。步兵博戰圖曰。行營進攻圖曰。變營長驅圖曰。獲功收兵圖。上覽而嘉之。令廷臣一併議奏。時上征伐志強。套中散弱。銑自感知遇。知無不爲。偉然長城之望。而大學士言。夏力主其策。同閣之妬起。乃陰中之。謂銑結交近侍。妄起釁邊。逮銑言駢棄于市。識者寃之。

嗚呼時乎時乎不再來矣。三十二年正月總督都王以旂上言。三邊皆當虜衝。恒患兵寡。今復抽選入衛。邊塞益虛。乞量行裁免。止令延綏兵萬二千分番入衛。寧固甘肅兵各一枝。以次踐更。仍預飭山西鎮巡官。厲兵二枝各三千人。一遇延寧有警。聽臣調遣。兵部言全陝四鎮連歲徵兵七枝入衛。今徵不過四枝。不宜再減。以弱畿輔。其請山西厲兵候調者如議。詔可。巡撫張珩上言。復閱全陝地形。保安縣西河川有石門鎮。石門子甘泉縣北有野猪碛。延川縣南有

禪梯嶺俱虜入路。比他獨重。宜各築一城。至防秋日。調遊兵一枝。整步兵三千。分發石門鎮石門子。以待寧塞靖邊之寇。若虜繇鎮靖威武清平入。則石門二處所伏兵止六十里。可馳至猪硤禪梯擊之。又鄜州爲南下省城。諸路要衝。中有金鎖關。亦宜相形築城。每秋防命一都指揮提卒千人守之。八月陝西兵出搗虜巢于牛兒營。斬首一百一十六級。獲馬三百匹。套虜駐鄜延半月餘。延慶諸州縣爲所屠掠。且徧乃移營中部。以矚涇原。關中大震。會霖雨連月。夜虜乃

孫安塞保安。趨把都河遁。初虜數萬屯寧夏山後。先遣精騎五百餘出掠紅井。大帥姜應熊等戒將士固守紅井。以綴虜師。而密遣兵繞出虜後。薄其營。虜大驚亂。我兵斬首一百四十級。詔陞總督賈應春。巡撫王夢弼。總兵姜應熊等。三十四年。巡撫王翰疏曰。延綏鎮舊設軍六萬六千餘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有奇。計浮費不下一十四萬。寧夏鎮舊設軍四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八千餘名。馬一萬四千餘匹。今止一

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計浮費不下十萬。  
甘肅鎮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  
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匹。歲用四十一  
萬有奇。固原鎮舊設軍七萬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  
千餘名。馬三萬五千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  
四萬有奇。計浮費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  
與耗散之弊。約有五端。藩祿歲增。借移軍餉。一也。兵  
荒多故。常稅屢蠲。二也。舊米賤折輕。今米貴折重。三  
也。舊邊兵畫地而守。相機而戰。今按伏調遣。行糧加

增四也。召募無定數。陞賞多冗員。五也。至於逃亡倒  
失。臙滕濫支。此冒破積習之弊。逋負浸沒。因緣爲奸。  
此徵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爲大。出師則以少爲  
多。地理遠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發。或應掣故留。此  
征調積習之弊。使車賓旅。實繁有徒。供給餽遺。冒支  
儲胥。此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旣以日增。法外  
之姦。從而日蠹。卽竭內地之財。以供邊。愈加而愈不  
足矣。四十一年五月。廷綏巡撫孫慎。檄遊擊高廷相。  
督兵築三岔川堡。是時歲饑。工興多。流民應僦就食。



者則相與掠田間蔬菜食之。廷相以嚴急失衆心。及是副總張琮刑治掠蔬者。諸軍乘之大譟。廷相懼。單騎走。琮與遊擊時達范國輔陳力等悉奔避。諸亂入城肆劫商店。城中大擾。都司謝朝恩中軍周池指揮葉采等各率衆捕擊擒斬數十人。餘衆始奔潰。榆卒素馴飭。初因前帥李輔與撫董威有隙。縱諸軍詈辱。威隱忍不能制。比南京有振武之變。榆卒遂漸獷悍。給糧督工稍違其意。卽肆流言。于時巡撫孫慎總兵孫勇皆庸不能馭卒。致煽亂事聞。詔勇等逮問。四

十二年延帥趙奇布李希靖。繇神木出于半坡山布。吳花繇定邊出于莜麥湖。各搗巢得首虜百十有九。四十年虜數十騎突入延綏黃關城。焚掠城外。凡四日。攻堡不克而去。虜之初至也。以數騎漢服扣關詐稱大同鎮公役。至者閭人啓扉。千衆奄至。把總高尚鈞中流矢死。九月虜犯延綏鎮靖堡。中路叅將魯聽率指揮權世爵千戶李朝鸞等引兵禦之。俱敗死。虜乃縱騎圍總兵郭江于魚山峁。趙奇于黃家梁。凡四日。會副總兵李印叅將謝朝恩等各路兵至。虜乃解。

去四十五年七月丙辰。虜萬餘繇延綏平山墩入寇。總兵郭琥屯兵清平堡。以虜衆不敢進。虜分其衆爲二。一奔保安定安安塞等縣。一徑抵延安府關外。與固原總兵郭江副總兵時鑾等兵遇。江堅壁不戰。巡撫陳其學度虜已深入。遣都司馮時泰等出邊搗其巢。陷沒虜大掠數日而去。八月虜衆繇平山墩入寇延安。十月丁卯套虜擁衆繇定邊營輓井堡入寇。固原總兵郭江帥千總李大本等禦之。遇虜于暗門。兵敗俱死。陝西副總兵時鑾引兵至瓦棧梁爲虜所執。

失亡士馬幾盡。虜自偏頭關入寇。掠寺塢等堡。殺守備左保及官軍甚衆。上旌江而褫其學等。隆慶二年。總督王崇古條議。一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巡撫。往時止令糾察將領。不預戰陣。故不給旗牌。今已指揮諸將統領標兵。宜更撰勅諭。如山西宣大及江南用兵例。各頒旗牌。令得軍法從事。一延綏土軍買馬。勾補科索。不勝其困。以致邊戶逃徙。宜令各守巡道督延慶清軍官。查覈戶丁田銀。定爲則例。糧二十石丁更多者。令買一馬。馬死輒補。不得踰時。其次二年而

買補。又其次三年而買補。糧十石及五丁以下。免其買馬。止應軍役。歲徵軍裝五錢。一請久住邊將。以定將選。一請給入衛馬價。以恤邊累。一請優恤入衛兵馬。勿令修邊。以備戰守。一請量留延綏入衛兵馬。以固重鎮。一請選操守。以固邊堡。一請詳勘覆。以信賞罰。一請寬文法。以勵臣節。四年王崇古疏曰。各邊增費。大都在薊十七。在宣大遼山西十二。而陝獨延綏。因選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有奇。寧夏

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二十九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薊之半。陝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分守紆遠無所不到。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芻糧數百萬計。京軍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賜者不同。今不宜減削以重苦之也。又邊腹之費。惟軍職冗濫。尤甚。軍不加多。而官增數倍。俸增鉅萬。一官之俸數軍之糧也。故各邊軍有逃亡。而糧無附餘者。冗官食之。

也。五年五月。總督王之誥言。陝西苑馬寺牧地舊惟熟地一萬六千頃。養馬一萬二千匹。邇年牧卒間占幾八萬。而所養兒騾馬僅七千。地彌加而所養馬少。奈何。以此資豪猾。不以佐國家之費。請視遼東苑馬寺例。量酌荒熟地三萬頃。養馬一萬匹。餘地五萬頃。分別徵銀收解固原。以充軍餉。抵減歲例京運。從之。六月甲辰。總督戴才奏報套虜。言能封貢事宜。言東西虜各爲雄長。授職宜均。其進貢夷使一百五十名。馬五百匹。應貢御馬三十匹。派有定數。卽令隨附俺

客一路爲便。惟是互市之說。在陝西係重鎮。既不可  
招之內地。以貽禍階。而甘肅番回開市已久。又不當  
挾強虜混入延寧。雖號爲近虜。然法紀頗嚴。絕無以  
寸帛私通者。有如引之入市。反啓釁端。故互市可行  
之宣大。而不可行之陝西。無已。則宣諭吉能。令與部  
落各赴大同互市。是亦羈縻之術。兵部以才恃兩端。  
宜行再議。上曰。戴才受三邊重任。套虜應否互市。  
當有定議。顧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姑不究其  
令從實以聞。授官通貢如擬。戴才又奏虜吉能款乞



進馬二百匹。比宣大例。于延寧二鎮互市。兵部言往者北虜人貢。各部落共貢馬五百匹。今吉能所請。與前異。效順之始。未宜據絕。請破例許之。戒以來年同俺荅入貢。一如初約。報可。六年。戶部奏延寧甘固自虜款以來。所省費凡十四萬。請賚在事諸臣以示勸。上命賜總督戴才及銀幣有差。萬曆元年。先是虜窺隙入定邊營。總帥時鑾偶飲大醉。禦之敗績。爲虜生縛之而去。頃之吉能病將死。以鑾屬其子把都兒。都兒爲套酋長。在河西之日久。刺咂諸族。往往陰附。

之。至是隱布

吉能四子

執鑾以獻。而威正銀定諸酋相率

待命邊外。有

旨加把都兒忠義勞以織金紵絲二

其餘各界之絹棉。二年。階州木竹坪番賊執守備范

廷武。後乃贖以馬牛羊及段布諸物。以故番益驕橫

弗可制。乃復擊三岔花紫。殺略居人崔應新等而去。

塞上恐虜與番合。乃薄責順義王急。是時虜騎每一

至關右。輒咎宣大。且命俺答禁諭之。上詔主計者。

謂邊臣依違觀望。無事則陰享其利。有事則諉罪于

人。豈人臣愛職之忠任。且操縱之權。當在中國。今遇

倣卽令俺答禁論。是倒持太阿。反使虜酋得挾以自重。亦豈當時許貢初意。居無何。卜失兔偕隱布等市榆林口如故。延綏所市馬牛羊可八千一百九十有七。金可二千。虜自嘉靖庚戌間入石州染痘病。歲加傳症。至是打兒漢吉能之弟等相繼物故。而土昧阿不害打兒漢漢之長子嗣之。首職咸得嗣封焉。二山峒峪番千哈族出掠木竹坪。守備范延武爲所紿擄。河州將陳堂洮州將劉世英互相譖。而番益肆。在階文者名武都羌。在洮者名吐谷渾羌。大禹分北三苗之遺種也。國初

階番阿木族習清淨禪。受封百戶。至諸番浸浸疆大。有詔勦治。三年四月。兵備劉伯熒糾蘭州將徐勳集師。搗下沙麻等族。乘夜撲殺。斬級數十。而陳堂懷舊隙。又乏功。因先班師。番乃復圍我帥。朱憲史經罵賊而殞。巡撫陳瑞以洮事聞。石星謀。今階州守備帥范詳撫之。山峒峪栗子莊等族。來置之番廠。猶入市掠殺人。總兵孫國臣率固原驍將而進。文縣守備馬繩武從間道入二王家山。大破其巢。斬首二百二十三級。回兵洮州。巡撫董堯封畫方略。孫國臣以叅將董

大衆遊擊李東陽。陳守義誓師于秀石關。出西南者。入失刺族。叅多族。出西者。入劄將族。大帥獨劄巴舍族山頂。斬捕百四十級。番敗。負山稜而陣。我軍馳之。番願領白旗者七十一族人。歲納糧二石于階倉。七年八月。順義王俺答從西寧返其巢。於是御史趙楫奏虜居西海中。盤牙連歲。有四可慮者。撤叅政李汶備于安遠。察使張九一備于石夾行。太僕馬圖備于石浪。兵使石楨備于岔口。制府郅光先亦獨軍于蘭州。居無何。俺答已從大同寬溝入鎮羌境而去。所過

無擾九年卜失兇貢期不至。往者宣大授合慶等九十餘人。寧夏授苦的大等七人。各有秩套長卜失兇。心忿不平。乃同松山等夷四十四人。乞勅乞賞。延撫梅友松曉譬之。曰爾必欲益欵。其如爾世父俺答之獻丘富趙全。爾大父吉能之獻馬天祿。爾父把都兒之獻時鑾。然後得允。請夷聞之變色。莊禿賴以索賞。故聚兵二千。欲犯神木堡。友松使使者責之。卜酋對曰。吾祖吉能與順義王青把都。鼎足爲三。今宣大甚厚。而延綏獨薄。是以未服。梅友松以爲延綏馬價賞。

資。歲不滿二萬金。不足以當雲中上谷二大酋之費。  
第不得不嚴拒之。況卜酋爲一套之長。而切盡終受  
節制。比年切盡馬先卜入。諸部夷皆譙讓之。今卜失  
兔。雖不至。而又無叛貢破市之言。輒命切盡馬獨先  
入。必至扼腕難堪矣。於是下令十一月赴紅山市。十  
年十月。紅山之市也。哈漢禿退。適以痘歿。妄疑市上  
中藥酒。不知高古城攢刀之誓。自背之也。圪塔哈漢之子  
阿計禿退之子約秋高。大會塞上。移帳大畛畦。又遷牛灘。  
請襲圪阿二酋秩。許之。卜失兔陰佐謀。又乞進香五

臺山不許。益鞅鞅鼓行而西。從聚栢林堡。聲欲入榆林塞。十三年。莊禿賴犯永興堡。插罕生獲備守高武。執而僇之。酋長卜失兔請論如夷法。蓋以人命九九充肉袒也。其秋復從永興丘家梁大鹵守戎文登雲。麻濟邦陳光祖引兵遮鈎雲之道。叅將陳愚周徐仁威等兵皆集。射中插罕。執之。射死賽汗恰二人。延撫梅友松怒。布算搗其巢。莊酋懼乞哀。總戎賈國忠謝絕之。以爲前年許莊禿賴于孤山木瓜清水黃甫四堡。予賞各十一分。歲費一百九十金。今增索四十分。



其如諸酋何。于是明愛母切盡罕同。到邊爲之解。總  
戎減大歡。指此相濟爲惡者。當並治。切盡大驚。甘請  
罰。總督邵光先許之。攢刀而市。並釋插罕歸。十四年  
九月。伯言把都集衆入塞。攻鎮夷堡。我關禦之。三晝  
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慟曰。阿父怨終不可  
報矣。十五年。莊酋入酒泉。攻李家堡。意略生番。咎咄  
族奮戰得利。莊酋把念益反。掠我小溝堡。將軍魯光  
祖邀其歸路。至廟溝。千弩俱發。斬虜百餘級。乃遁。乞  
降。總督鄭洛許。卜酋罰馬以贖。復不悛。執我裨將楊

桂爲質。入犯鎮番。我師擊破之。宵遁。諸貢虜惟切盡  
吉能最服漢義。是年死。其妻妣吉赴市如初。六月卜  
酋終不馴化。乃聚酋寇邊。先闖甘肅蔡旗。越黑山趨  
水泉。我兵斬首九十餘級。詔曰。鄭洛功可加也。大  
帥張臣深惡卜酋反覆。疾力戰于朱莊。幾中鳴鏑。吉  
囊卜失兎亦中流矢走。我帥生獲卜酋愛女。傳檻車  
斬捕八十餘級。奪輜重亡算。酋母太虎罕同。託宰僧  
乞恩以伏罪。于狼灣。遂同阿只兎還榆林邊外。總督  
邵光先兵備石櫃。遣通事白開兒曉譬火酋。諭以禍

福母鈔洮河總兵劉承嗣遣千戶李福保等與俱從鎮海堡出邊道逢思哥密生番板的等執而殺之光先大恚怒以爲款塞以來所不見者具狀請此癸未時南番捕我官軍法議往正其罪而李福保等則有宜大通官楊亮例可比于是議贈福保勳階以勸死事者火酋亦往往不赴反言約而以收生番爲務已得刺卜兒之衆千餘都御史魏時應慮之曰寇不東還故巢而番虜勢合羽翼已成可爲岌岌其秋火酋欲收紅番祁李二氏二氏最慄悍不從撫院曹子登

申戒紅番。其堅志勿搖。敢從邪者。發洮河莊浪兵征之。有頃。紅番又命爾加等。引諸虜奪祁家西番。略人畜亡計。叅將陳治剛提逐之。虜乃走。援兵四至。奪其帽襖。撒袋而還。有刺卜兒者。盜火酋馬肥。遊擊王鐵塊利其肥。攘之生怨。復引火酋寇焉。十七年八月。扯力克與火落赤大寇洮河。總督梅友松遣通事陳有馳檄三娘子。勿佐扯力克。以迎佛爲名。而陰收賔兔諸都也。扯酋猶豫不欲歸者久之。給諫徐垣議曰。三娘子言不見德。其有離心。莫若乘是時。陰欺三娘子。

而立其愛子不他失禮。悉分封諸酋。如五單于故事。厥黨可携也。十八年。扯酋乃出鎮羌而還故巢。火酋志在洮河。擁衆馳歸德所。采木萬餘。以卜寺工。總督梅友松巡撫趙可懷會議曰。洮河之虜。自丙兔及克。臭逐牧。蟒刺川。歲引不絕。遂成虜穴。今火酋復據。桎工勢將滋蔓。決策募番兵。阿力族桑節者。所生十三子。虜滅其二。部兵萬餘。誓以死報。故收番爲上策也。御史萬國欽劾素庸。駭之。介冑以邊方爲捷徑。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首輔。時行申歲以十數萬。無事。

則爲之援引。失事則代之蔽護。邊臣邊將。多出入其家人宋九之門。恣爲欺誤。虜再入塞。破關殺將。督撫疏稱。閣臣指授方略。不知是何方略也。時行對。陛下稱堅壁清野。爲萬全策。而劉承嗣之覆沒。是衝壁而入也。臨鞏搶掠一空。是殺人盈野也。堅清之言。何以解矣。兵科張棟言。經略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鎮兵十九營。計三萬七千九百。而堪戰之數。止千六千。何陵夷至此也。閱事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

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卒勇。士飽馬騰乎。虜至輒稱一切無有。所閱安在。十九年。他卜囊率火落赤數萬。殺略益甚。大寇洮河。上切責大司馬曰。虜衆渝盟。犯順。弛備乖方。其覈始事部落。及失機信地。以聞。御史周孔教等。追論邵光先。李廷儀。趙可懷。錢楷。李丁等。奪治有差。御史崔景榮疏曰。瓦刺他卜囊。卽永邵卜之別名。詭爲姓號。犯我西寧。而懦將捧頭鼠竄。縱橫海上數歲。咸喪氣不敢問。復移捏三川翼火酋而佐扯。

酋挾邀我賞也。且李魁卬未幾。而李聯芳繼之。李芳  
又繼之。邊吏之愆滋大。而李廷儀又辯其訛曰。虜王  
奉詔西牧。非私行也。有竊卽罰。非亡當也。今將卒失  
在窮追。奈何咎于俺答故事。二十二年。葉夢熊檄總  
兵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浸城。虜卜失兔。遣酋犯花馬  
池。麻貴董一元擊敗之。虜遂引去。二十四年。虜緣戮  
酋長之釁。兩秋大舉。巡撫李春光調將士出塞。捕斬  
四百有奇。按臣于永清核其事。得予陞蔭。三十五年。  
按臣余懋衡報閱視之命。曰。延主客二十二萬六千。



全邊略記

卷二

有奇。今實八萬九千有奇。原于民屯之逋。鹽商之困。京運之愆。沿邊夾道。二十餘里。地非不毛。而屯事困曠者。勸相不勤。科索未禁。催征太苛也。鹽法不能給邊者。則開墾宜復。奸賄宜譏。中例宜融。浮引宜革也。總督徐三畏。探虜之情。秀賴卜失兔。尚趑趑于榆塞。銀定歹成。猶鴟張于賀蘭。火酋盤踞于湟中。吉囊分伺于西河。未敢安枕臥也。請移花馬池以須。三十七年。巡按楊一桂曰。臣至平陽。卽聞陝西徇賊數百。踏水龍門。掠河泮。太平稷山。卿寧四縣。兩年而三被之。

臣至安邑。又聞徇賊由潼關掠芮城平陸夏縣。亦三被之。又真寧縣報去歲紅山嶺之變。徇賊肆掠涇廊靈台中部宜君。至八百餘人。前撫顧其志用兵而后散。然終未歸于農。近日來新舍獲于真寧。李云兒劫于郃陽。田新出沒于盤屋。詢其故。父老皆曰。招安誤之也。洮岷道蘆侍元主之。慶陽同知潘應相從之。法宜斥。四十一年八月。綏帥官秉忠。禦虜于保寧。捕斬二十四級。而套虜猛克什力。旗牌撒勒等。特兄弟衆。索賞于響水波羅。東路沙計。又欲增入其賞。特整兵

于常樂雙山。建安高家防之。白慎修王國安等。各扼  
要以待。四十三年九月。虜犯大栢油堡。副將孫弘謨  
禦之。斬十五級于波羅。把總王化白光先亡于陣。弘  
謨趣田家山而軍。虜圍合營。大圪塔生縛弘謨去。遊  
擊萬化孚赴圍。虜解而遯。巡按龍遇奇劾東路失事  
狀。四十四年八月。吉能誘犯高家堡都司王國安。見  
其零竊易之。單騎五人馳出。亂沙中伏。發被害。綏撫  
金忠士以報。四十五年。兵科趙興邦論陝西套虜。新  
舊互市。一歲兩行。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

費幾六十萬。每年以二十萬爲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卽長驅虜廷可也。不宜示弱至此。巡按金忠士奏。邊將失守之律重。邊將之權反爲虜操。若曰我一犯搶。爾罪立至。故邊將往往啗虜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而不出于所轄之地。常嫁禍于鄰。願寬其文法。以責成之。兵科熊明遇以爲捷功太侈也。疏曰。延綏鎮自去秋套虜大入之後。官軍數出塞。據督撫鎮劉敏寬馬從聘官秉忠杜文煥所報功次揭帖。如官秉忠張楠等。委草澗戰斬首九十五級。白兆慶孫啓祥等。

沙梁之戰。斬首七十七級。萬化孚趙克先龍池之戰。斬首二十一級。張榜王國安。王學詩等。西江山之戰。斬首百二十級。蕭捷杜文煥祈繼祖等。定邊沙湃之戰。斬首二百四十八級。杜松等。寧塞棗次梁之戰。斬首二百一十五級。白兆慶官秉忠王捷等大畛畦之戰。斬首百一十六級。柳汝植等。窩兒灣黑河子之戰。斬首三十七級。王國安劉更化等。小畛畦之戰。斬首三十二級。蕭捷李榮候世祿等。明水湖之戰。斬首二百三十八級。李滿倉陳維翰等。三營河之戰。斬首七

十七級。柳汝植白綱等總管之戰。斬首四十二級。杜文煥等安邊保寧長樂之戰。斬首三百五級。其他零捷如李鳴鳳响水之八級。張波羅之六級。孫朝用神字墩之四級。李茂先王國安雷家塢之六級。萬化孚神字墩之十四級。喬鎮繼柴家溝之七級。郭繼藩黃州之二級。蕭捷安邊之八級。杜松靖邊之七級。王學匹瓦菴之十級。孫啓祥等波羅之八級。大約不下二千矣。夫諸將銜王化白光先孫弘謨之憤。矯弓累弦。勵劍負戟。以深入爲事。捷音絡驛。凱歌成韻。豈不庶

幾乎除克雪恥。明漢兵若雷風乎。而道路悠悠之論。頗有不然。功令以百二十級爲大捷。通計功次可二千。可當十五大捷之數。督撫鎮升蔭如宮保如尚書左右司馬。應各進十五人。錦衣延世之賞。伏各各稱。是其偏裨以下之升資。與賞功銀十萬不與焉。倘異口有橫挑強胡。爲國家生事于夷狄者。必執此爲口實矣。四十六年四月。猛克什力台吉蓋名乞降者三年于茲。十三日同母妻子女五十三人。從嚮水堡邊墩投降內屬。其撥置于吉能朋比于沙國。部落有脫。

輟之虞。兄弟有闕。墻之變。骨肉已離。獨夫難保。延撫  
董國光合總督楊應聘曰。彼亡一屠耆。而樹一勁敵。  
我得一都尉。又消一外憂。相應假以守備。稍示優崇。  
令其立功異域。觀其順逆焉可也。泰昌元年十一月。  
都御史張問達侍郎盛以弘。張經世等。以陝人爲陝  
語曰。頃有虜以六七萬奄抵郡城。攻圍五日夜。危險  
一間耳。撫臣張之厚道。臣張爾基。宋槃。郡守王國瑚。  
先事戒嚴。護堵備至。推官胡養度。率衛弁孫弘。葉蕭  
偉等。伏城下。殺射其頭目。僉書葉捷睹出家丁擊襲。



之。城保如故。而所過縣驛村社。流毒無寸土矣。五衛班軍。雖赴榆林。總成羸卒。莫若折一衛之備。抽解延安。而四衛選壯更番。則餉自無而之有也。府城百八十里。有茅嶺關。深溝萬仞。舊堡猶遺。虜自鎮靜出。必繇此矣。洛川黃龍山。徇夷不足控也。移駐于茅關者。爲最。天啓元年。御史高推具彈文。張之厚欺也。杜文煥懦也。火至延安城下。衛弁岳喬梓被刎。全軍盡覆矣。潘雲翼郭允厚。皆謂釀百年之禍。二年九月。套虜覘調遼之虛也。犯合水。環縣慶陽固原。而圍延安城。

者。凡三日。杜文煥堵之解去。先是八月。則馳施膚甘泉。延安諸縣。焚掠多矣。虜貽謾書責曰。斬而文煥。吾兵乃撤。兵科蔡思充詳看章奏。以爲大將之去。畱夷虜操之。如國體何。火落赤卜言。太干兒罵。代爲吉能講款。以爲去秋曾許銀馬。必得爲例。巡撫奈自強曰。折諭良難也。四年二月。延撫孫居相奏黜虜。卽亡賴。然一盟不改。無如劣弁自分畛域。授之際萌。如延第約以勿犯三榆。甘第約以勿犯五涼。寧第約以勿犯松山已耳。虜習于計。此貢彼鈔。推于未同之詛誓。何

不飭各邊臣申大一統之義。共期保塞。毋私囑以敗  
款也。夫掩殺襲取之禁。銷其怒心。正正堂堂。戰勝攻  
取。不亦可乎。海虜火酋諸子。惟廣台吉。乞慶台吉。爲  
敢強。因公妾故。居河西者。與河南互嫌。而其兄揣庫  
兒。居間爲好言。非中國之利也。已遣屬李惟達。苑攀  
龍。厚結番僧。多方行間。紅酋之折橋。乞酋之刼馬。閔  
于墻矣。六年十一月。綏撫張朴。以爲撫賞私增之宜  
杜也。原市而外。各堡私增虜賞。名曰轉賞。其額渝。其  
期失。初乞舖餼。侵假布貨。又侵假而易以白金。已增

數十反。借我以興戎。近者干酋跳梁無忌。乃有漢音何門子爲之翕合。訪其詐狡。縛之藁街。還我人畜。赦以不死。于是私簿繳銷。始就戎索。大約私賞之弊。起于添設操守。幅員旣褊小。而干楨悉單匱。母如三路十營。盡革之便。七年五月。總兵楊肇基曰。延綏邊長一千二百餘里。鎮城所居適中。至黃甫路六百里。西抵花馬地界七百里。邊外住牧不下十萬。若一面有警。往返應援。亦須十數日。已是鞭長不及馬腹。若東西齊警。彼此兩失。封疆重任。罪將誰諉焉。敢願分權。

之小嫌。忘報國之大義。無如照花馬池新例。于西協地方。亦設一有望大將。分界防勦。一面有事。則合力拒勦。東西有事。則各分專敵。如此爲善。撫臣宋槃請起舊帥孫顯祖充之。

職方氏論曰。明興虜。駟瀚表。邊網疎闊。延綏之間。比于漢朔方。唐受降城。風磧弗驚。利衍原隰。成化以來。創榆林。弘治以還。制固原。疇昔之內邊。今時之劇障矣。米脂魚河。幾三百里。據于襟吭。湮谷塹山。夾道廣野。耕樵蒐苗。豈非萬世豐大之業。乃文布政貴之改。

西延慶之稅折也。馮侍郎清之改本色而盡折之也。何異葉畿擅變開中之法。坐窘其本源。榆林四望黃沙。五穀不產。貨賄不通。主餉客資。全仰腹裏。倪尚書岳許尚書論轉漕至計圖之。其時黃河自陝州而上。抵綏德近境。春漲則河渭悉通。沿封而水陸遞輓。復設廩庾于適中之地。例外鹽貲。諸糴待稽。士無饑色。敵乃可滅。經史所臚鑿鑿也。夫修邊搜套。敬而慎之。然以世廟之英姿。嘉與夏言曾銑之權策。爾者胡孽竄套。猶雛也。忠謀陷于妬戮。傑將灰心。物力亦殫。

勇敢勞于徵發。而駱駝城之雄氣。不無耗衰。夫固原者。所以肘臂榆林。唇齒寧夏。使能專備靖虜一面。當日火篩。何自蹂內哉。蘭靖安會。初非充斥地。而賀蘭山後之胡騎。每視冰合。而踰蹕遂自如也。花馬池爲門戶。王公瓊移鹽批于下馬房者。良在乎來旅實也。總制總戎。或移駐或徙之。議多則政愈輟。食分則吏愈蠹。安邊定邊之衝。責誠在節度大臣矣。天啓之季。綏餉告缺。三十有九月。典冑鬻弓。何以卒歲。邊卒指而寒其心者。胥然矣。